

國故學叢書

老子集註

曹聚仁增訂



上海羣學書社

1930

老子集註序

曹聚仁

古代偉大的哲人，到後來都不幸地變成了後人的箭垛；他們偉大的著作，也不幸地埋沒在腐儒的廢話堆裏！我因此爲孔丘老聘歎息，爲論語老子歎息！漢代以後，儒家的學說罩上了一層陰陽五行的怪氣息；孔丘的眞精神，便在董仲舒手裏完全斷送。同時，極端主張「無爲」的老子，也被見神見鬼的道教牽累得「拖泥帶水」了！

老子一書，總計不過「八十一章，五千餘言」。可是經過二、三千年長期的註釋研究，我們還不會有過一冊完善的老子可讀；並且，我們即要讀一鬼話成分較少的老子，也還求之未得，真是失望極了！這回我以

三個月功夫標點宋范應元的老子集註，並參以俞樾的老子平議，楊楛達的老子古義，在梁溪印行，也許能給研究老子的些微的幫助。

這册老子集註，『所據古本，音辯外凡三十家：河上公，王弼，李若愚，張君相，楊孚，傅奕，孫登，嚴遵，蘇子由，應吉父，司馬溫公，淮南子，楊雄，張玄靜，梁帝簡文，阮籍，馬誕，韓非，王訓，郭雲，陳碧虛，阮威，董遇，司馬談，陳韶，李奇，司馬遷，開元御注，梁王尙，張嗣是也。』又有稱爲西晉不者，或有舊注或稱引所及，皆所取也。說解則爲傅奕，王弼，韓康伯，蘇子由，河上公，司馬溫公，成元英，陳德明，程伊川，司馬遷，韓非，王雱，張冲，應十餘家，或闡各理，或采訓釋，亦不盡拘此經本注，是道家言之實事求是者。』在註釋老子的一羣中，有此平正詳博的一種，也可說是「慰情聊勝於無」了！

對於老子哲學思想的了解，依傍前人是無用的。我雖然介紹老子的集註給讀者，我却希望讀者能夠打破一切成見，以科學方法去整理老子，以客觀態度去認識老子！因此，在此再爲讀者敘述一些現代研究老子的著述！

關於訓詁攷證的著述，下列幾種是很重要的：

A, 道德經攷異

B, 老子本義

C, 讀書新志餘編

D, 老子平義

E, 札迓

畢沅撰。

魏源撰。

王念孫撰。

俞樾撰。

孫詒讓撰。

F. 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訣書 張煦撰

關於老子哲學的研究，程辟金底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比評，胡適底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三篇，梁啓超底老子哲學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八章第九章，都是很重要的。此外則繆爾紆的老子新註，楊樹達底老子古義，也都是重要的參考書。

程辟金在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中，提出「老子是哲學詩」的主張，可說是很重要的。這是珍異的發見！他說：

「現在我們若提及『詩』，很多人就馬上想到「七律」「五律」或「七古」「五古」上面去。不知漢魏以前，沒有這樣體裁。現在我們提到要做詩，很多人就馬上想到什麼「春花秋月」「愁水恨煙」一

類上面去。汝若說到哲學詩，他便說，汝是不懂做詩的門外漢。其實談到周代的詩，首先要刪除現代「古詩」「律詩」的成見。不可說古代的詩，和現代的詩是一樣。自秦統一以後，中國哲學中絕。若要領會哲學詩的興趣，當先要恢復周末時代的哲學思想。不然，就沒知道有「哲學詩」一類的東西了。

「道德經」是什麼東西？「是詩呢，是文呢？」從來也未有人研究解答過這個問題。我以為研究老學的，這就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自是不能不提出來討論一下。想討論這個問題，本須先要問的是，「什麼是詩？」然後纔能決定道德經是詩不是。但這個問題，未免過於廣泛。因為詩體是隨時代而變遷的，沒有絕對的是非可言。什麼

是詩，什麼非詩，都可隨人而異的主觀見解。究不如觀察。

老子（人名）時的詩，究竟是怎樣的？

老子（書名）和當時的詩，是否相同？

同呢，就肯定他是詩；不同，就否定他是詩。這樣客觀的研究，比較廣泛的論斷，豈不是狠經濟狠切實麼？

若要知道老子時代的詩，究竟是怎樣？我簡直可以答道：「詩經是怎樣的，老子時代的詩便是怎樣。」（一）因詩經多是周代的詩，和老子時代相同。（二）因詩經是當時多數人所作，他的性質，是普遍的，和一家私言不同，確可代表彼一時代的詩體。——前一個問題，已經解決。則其次「老子和當時的詩，是否相同」後一個問題，

便可另換一個具體的問題，即是：

老子和詩經是否相同？

周秦時代的詩體，是很自由的。不似漢魏以後，有固定的形式可言。故要提出老子和詩經什麼音韻體裁來比較同異，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若我們將老子和詩經比較一下，再將老子和同代「非詩」的孔子孟子莊子列子所有的書都比較一下，便很容易看見老子和詩經篇章體裁極相近，似和孔孟莊列諸子完全不同。汝試用誦詩的口腔一章一章的來歌詠老子，自然會嚼出興趣濃厚的詩味來。我這話好像說得遠了。上面已經提出「老子和詩經是否相同？」一個問題。自不能不求一個解決。然而既認定二者是詩，

詩的比較，祇有「內容」和「形式」二種。老子的內容，完全是談哲理的。詩經不外那些男女相悅，或會朝燕饗之辭，是絕對不能相比。至若形式，——即音韻和體裁——在那時代雖屬自由，然環境時間相去不遠，其詩人自然的音響，大概亦有一個共相可尋。現將二者音韻和體裁，略為說一說罷。

(一)音韻 老子八十一章，幾全是用韻。和詩經相同。但此外的古書，也有用韻的，不能說有韻便是詩，祇能說有韻或是詩耳。所以要更進一步看。

老子和詩經所用的韻式，是不是相同？

我們可隨意舉出一章來，作個比較的材料。如老子第一章說：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親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道」「名」「名」是重韻。和「下篇首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德爲韻同。（道德經的名詞，是由上下篇首章各取首一韻合成。）次「始」「母」爲韻，又次「妙」「微」爲韻。最後「名」「玄」「門」爲韻。全章通是二韻一轉。這章的韻式，卽（一）重韻，（二）通篇二韻一轉。

（一）重韻。漢魏以後的詩人，都狠忌用重韻。但漢魏以前，祇求音韻字句的自然，有時重韻可增自然的美，反喜歡用他。如詩經

「文王有聲，遙駿有聲」之類甚多。全章韵，如：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薜兮薜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二)二韻一轉 詩經「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涼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日肅霜，十日滌場。」都是二韻一轉。全章韵，如：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

吁嗟闔兮！不我活兮。吁嗟洵兮！不我信（讀伸）兮。

我上頭所說，不過是舉個例罷。其餘各章的韻式，也都有和詩經相同之處，不過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列比。讀者試將二書互誦，自

能領會。

尙有後來分章的人，不明白古今韻式，有所不同，因將章句分錯，我也可以附此辨正。如十九章本來是：

絕聖去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永樂大典此二句在上）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各本因「絕學無憂」句無韻，將他割歸下章，作爲「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棄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此是抱定首句可以不用韻，尾句不能不用韻的成見。不知此種成見，是漢魏後纔有的。漢魏以前，絕不如此。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哉字何嘗是韻。詩經：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定。

有卷者阿，風吹自南（音那）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俱尾句不用韻。此種韻式，在韻學中本有存在的價值。因爲收句忽然換一個新韻，可令全章的精神悠揚活潑，使誦者聽者，均得意外的快感。——古人是歌詩，不像今人讀詩，故此種韻式，於歌尤見其妙——即取這章作文法上的研究，也不能如此分割。（一）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三句，是承上「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屬」句的。「見素抱樸」是承上「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句。「少私寡欲」是承上「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句。「絕學無憂」是承上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句。「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句，是統括上文。「故令有所屬」句，是續開下文。——（二）因「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的句語，在文義上成了兩個不能聯合的觀念。如何能合得攏，解得去呢？（三）因「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和「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的句法，各皆非常的工整。他們竟斷頸續足於其間，豈不是化神奇爲腐臭麼？

二、體裁 老子時的詩，都狠質樸自然。不像漢魏以後，遵格律，講平仄，雕琢得不堪。所以講到「體裁」一層，老子和詩經，都是自由沒有定式的，同具短小的篇章而已。但老子不及詩經的齊整，其中也有個原故。因一是窮究宇宙奧蘊的哲理詩，一多是男女相與歌

詠的愛情詩。內容相差既遠，形式自然不能盡同。即以詩經言，「風」和「雅」固然各異。即「大雅」和「小雅」也有分別。所以朱晦庵說：「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之辭也。或歡欣和悅，以盡下之情，或慕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這豈不是一個顯著的例麼？至說至老子和詩經的體裁，絕不相同，也不能說我試隨舉兩者相似的於後。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豁。爲天下豁，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老子這樣的格調，豈不是和詩經狠相似麼？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疎斯糲，胡不自替。職况斯引。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詩經這樣的格調，又豈不和老子狼相似麼？
以上是老子詩經的音韻和體裁的比較。

我現在要略爲說明中國哲學詩中絕的原因了。歐陸的哲學詩人頗多，歷史上最著名的是希臘的芝諾芬尼 Xenophanes 奄披篤利斯，empedokles 羅馬的魯克雷維斯 titus Lucretius carus 及近代德國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通以哲理入詩。凡讀

過歐洲文學史的，都會知道。周秦文學之盛，本不遜於古希臘。我想老子這樣的哲學詩，自然是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產物。可惜秦漢以後，推崇孔子，抑黜百家，社會上的人士，大都如宋人郭雍所說：「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見郭氏傳家易說自序。）故漢後諸多的詩集，觸目都是那些歌功頌德的諛詞，和那些怨老嗟卑的哀鳴。他們的思想，總跳不出政治圈，又怎能作得哲學詩呢？其次則爲詩的格律謹嚴，形式固定，不似古代的自然。字句的平仄虛實，雖然雕琢得狠工整，其實詩的意味，却一點都沒有了。所以這樣簡單的格式，都不能裝入高深的哲理。有以上「思想」「格律」兩種束縛的原因，哲學詩自不能不長別中土。數典

忘祖之後，反不認得有這一類的詩，豈不可痛！

胡適底中國哲學史，梁啓超底先奏政治思想史，其書在學術界已很普遍，不待我來稱引。梁氏底老子哲學分三大部門來研究：『第一部門是說道的本體，第二部門是說道的各相，第三部門是說道的作用。』對於初研究老子哲學的，却也可從此得些粗疎的概念呢！

一九二五，十月十日艸。

范序

老氏仙蹤，見之道藏史記，聖賢紀載，但降生示現，人或夢之。歲月日時，記異先後。至於諸家雜說，未易殫舉。矧註道德經者，古今數百人，所見各殊，得失互有。年代深迥，史亦闕疑，可駭其真，勿泥其迹。夫道一而已矣，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豈特用之一已也哉。大抵要先得其體，而自脩身始。及其妙也，有變化不可得而測者，在去古愈遠，尤慮失真。所以余解此經，一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後人臆說，不得老氏之意矣。余幼時聞諸前脩曰：河上公註乃漢儒所爲，託是名以借重耳，不可執此本以爲真。河上公所註也。當時結庵于陝河之濱，授與漢文帝者，止是分章句而已。何嘗有註來。反觀晦庵序參同契曰：空同道士鄒訴。其意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訴卽熹也。余不覺蹶然曰：後之不知空同道士，乃晦庵隱其名以序參同契，亦猶今之不知河上公，乃漢儒借是名以註道德經也。嗟呼！三代尙稽古，孔子信而好古，春秋變古，則書之生乎今之世。

切不可反古之道也。聊摘數科列于篇首，俾覽者得以取正焉。若夫先解之士，固忘筌蹄，而後進之英，尙資梯級，是書也，不无少補。然擢僭率，弗敢張露。偶因道友來求，難以藁付。復念老矣，將形稿於一丘，惟恐此經寢失古本，遂命工鏤板，藏諸名山，以俟來詰。或有修真之士，體道之人，欲傳受之，亦所不隱。虔憑寶典，口誦心持，上祝皇帝萬歲，次願重臣千秋。府縣官僚，文武賢德，忠良顯著，祿算增崇，廣及士民，同躋仁壽，天清地靜，時和歲豐，率土含生，咸歸有道。繼今有得之者，儻毋以爲春秋散於三傳，易道微於九師，能於靜室焚香，精心研味，反照內參，尋本源之真處，一旦玄通，自得常久自然之道體。其居塵出塵而生，育无窮，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厥效隨著，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何上无愧於考亭云。當亦知前脩之說不謬，而仲尼猶龍之喻，尤妙也。湛然堂無隱齋谷神子范應元熏香謹序。

老子集註

目次

曹序

范序

上篇三十七章

下篇四十四章

老子集註

宋 范應元集註直解

曹聚仁 增訂

道可道章第一

常久之道，自然而然，萬物得之以生，而不知老氏應運說經，垂世立教，始與標名，故以道可道章爲首。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自然之理，萬物之所由也。傅弈云：大也，通也。韓康伯云：無不通也。

（增）俞樾按：「常」與「尚」古通。尚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爲上道，各可名，不足爲上名。即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總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尚道。」

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
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必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子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
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
知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
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末流不勝其弊。夫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
事著見，無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然後久而無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久
自然之道也。夫常久自然之道，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其大無外，故大無不包；其小無內，故
細無不入，無不通也。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
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
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既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道可
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已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
蘇子由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爾。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

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增）（韓非子解老篇）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淮南子汜論訓）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文子上義篇文略同。）

（淮南子道應訓）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淮南子本經訓）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文子道原篇）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文子精誠篇）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文子上仁篇）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上禮篇）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

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于禮樂；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萬物生來，未嘗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着名以分別之爾。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爲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蘇曰：道不可道，而况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

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

有名，萬物之母。

渾淪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萬物之母而無形，故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俞樾云：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文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荊公並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著欲觀其歸也。

常有欲以觀其微

常有，絕句。觀，平聲。微，循也。境也。河上公曰：歸也。○大道自然，化生萬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爲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萬物形雖不同，而理無不在，則道之境，致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萬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

（增）王弼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兩者，常無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蓋非無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無，無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爲無，則萬化由之而出；以道爲有，則無形無聲，常常不變；故曰常

無常有也。無有之上，俱着一常字，乃指其本，則有無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無自其著見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微是顯；合而言之，無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微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無，貫顯微，合同異而爲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妙與微相通，物與我混融，表裏洞然，本無留礙，亦無差別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久自然之道，本不可以名言；今既強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无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萬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喪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內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已，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爲萬物之最

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切，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無同異，得意忘言，昇玄極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天下皆知章第二

道常無爲，初無美惡；纔涉有爲，便有美惡，貴在無爲而成，不言而信，故次之以天下皆知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古本

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爲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爲美善也。儻矜之以爲美，伐之以爲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

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爲對，善與不善爲對。

（增）（文子道原篇）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

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其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成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

（淮南子齊俗訓）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躄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蹶備之姦；有詭文繫纒，弱湯羅紈，必有管屨跣躄，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無爲之事者，體道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

萬物作焉而不爲始，古本

王弼楊字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爲始也。

（增）俞樵按唐傳弈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一「始」同聲，以此致異，弈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傳本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傳弈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運爲，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爲已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

與不善繼之哉？

（增）（淮南子道應訓）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二

有美則有惡，有尚則有爭，不若使民無知無欲，故次之以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好也。賢，能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河上公曰：賢為世俗之賢，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位也。

〔增〕（淮南子齊俗訓）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鰓。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櫛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

〔文子下德篇〕人之情性，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即怨心生。怨爭生，即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即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無，以至爲盜。

〔增〕（淮南子齊俗訓）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

逐於刻鏤；求貨者爭，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僥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為奇器，慳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太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欲，貪也。亂，紊也。音辯云：古本皆有民字。○不見有可貪之事物，則民心自然不紊亂矣。蘇曰：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

（增）（淮南子道應訓）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莊許諾。子佩期之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跳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生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

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无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志乎？上无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長不敢爲也。

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爲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爲也。

爲无爲，則无不爲矣。

无不爲，傅弈孫登同古本。河上公作无不治，亦通。今存古本。○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爲出於无爲也。爲出於无爲，則事无不成，物

无不和，乃无不爲矣。

道冲章第四

能用道則无偏尙，故銳自挫，紛自解，光自和，塵自同，而无爭矣。故次之道冲章。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冲，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盈，以其无形也。然而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

蘇曰：夫道冲然至无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无所不徧，以其无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祖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左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

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拘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文子微明篇文略同）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咎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乎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以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咎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咎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咎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

舜、禹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蘇曰：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无也。故曰：此豈帝之先邪？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能用道則能守中；能守中則德合於天地矣，故次之以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爲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晉辯云：芻狗，束草爲狗也。

(增) (文子自然篇)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
以爲極，是謂天德。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俞出；

囊底曰橐，竹管曰籥。冶煉之處，用籥以接囊橐之風，悉吹鑪中之火。屈者，曲也。音辯云：俞，羊朱切。傅奔引廣雅云：益也。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悉，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囊風之俞動，則此籥無之俞出。鑪中之物，既各成器，而囊籥未嘗言仁愛也。

(增) (淮南子道應訓)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

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不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
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萬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儻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天地之間，盅忝爲和，而妙用莫測，生育無窮，故次之以谷神不死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猶言虛靈也。不死，猶言無極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無極，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傳弈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无形也；虛而无形，尙無有生，安有死邪？謂

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增)(列子天瑞篇)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玄北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關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開闔不忒，生育無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無根之根也。玄北之門，無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蘇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萬物自是生也。

（增）（文子精誠篇）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卽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卽虛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卽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謂谷神之在天地，緜緜密密而無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旣，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緜緜密密，生生無窮。以爲本无，孰主此身？以爲本有，竟居何所？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蘇曰：緜緜，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谷神不死，故能生育天地；无私，故能長久，故次之以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无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無爭，不與物爲敵，而物莫能害之。

非以其私邪？故能成其私。

邪，余遮切，疑辭。○謂聖人謙下無爭，非以其无私邪？此言其實无私也。而人自然尊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無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蘇曰：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爾，聖人亦衆人爾，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无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爾。

（增）（淮南子道應訓）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

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免於相，則能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

上善若水章第八

天地不自生而長生；聖人无私而私自成。蓋上善若水而利物，又能不爭而无尤，故次之以上善若水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幾，近也。水之爲物，得天一之陰，无定形而靡不通，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吉而无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蘇曰：一本道下有矣字。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陰陽，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

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增）（新書修政語上篇）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諱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言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

尤。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

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治者，德惟无私。事善能者，无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无

過而全德盡善也。蘇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水能善利萬物而不爭，人當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次之以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止也。揣，初委丁果二切，度也。○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蘇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尙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尙安有銳？无盈則无所用持，而无銳則无所用揣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自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自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自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自公之蓄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

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室字，嚴遵楊孚王弼同古本，遺贈也。○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卽禍患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蘇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况於人爲乎？

（增）（淮南子道應訓）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文丁上德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能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則爲而不恃也，故次之以載營魄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營魄，魂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鎮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營魄，魂魄也。○魂屬陽，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之一，頃刻無離，人能之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無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宜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

（增）（淮南子道應訓）顏回謂仲尼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

復，見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愛民治國，能无以知乎？

王弼孫登同古本。○謂抱一，專一，滌除等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爲？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爲出，應已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爲雌，一本或作无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爲雌。○謂吾之心

卽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無，一開一闔，亦和順矣。

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古本

明白，虛也；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爲之人能之乎？蓋此心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是本，無不爲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萬歸一，而無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

（增）俞樾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關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

（增）（淮南子道應訓）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眞其實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養本也。○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爲己，爲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爲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是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蘇曰：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知之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能抱一，則知无形之用也，故次之以三十輻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輻，車輞也。說文：輻，輞所繞也。无字絕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轂虛通，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處，乃有車之用也。

（增）（文子上德篇）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挺植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古本

挺，戶運切，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挺和黏土以爲器也。半門曰戶，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蹊，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

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故凡有形之以爲利者，皆无形之以爲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无形者之以爲用也。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

（增）（文子道原篇）故有道卽有德，有德卽有功，有功卽有名，有名卽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

五色章第十二

能知无形之用者，則爲腹不爲目矣，故次之以五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青，赤，黃，黑，白也。人多以見色爲明，而鮮能反照於无色之色，可謂盲矣。五音角，徵，宮，商，羽也。人多以聽聲爲聰，而鮮能反聽於无聲之聲，可謂聾矣。五味酸，苦，甘，辛，鹹也。人多以嗜味爲美，而鮮能反味於无味之味，可謂差矣。王弼云：爽，差失也。

（增）（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轆轤；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轆轤於溝中之斷，

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會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本心虛靜，則聖不可知；馳騁田獵，則心逐禽獸，發而爲狂；貴難得之貨，則妨守道之行。爲腹者，守道也。爲目者，逐物也。去，撤也。聖人爲內而不爲外矣。焉肯玩好哉？故去彼色，聲，香味，田獵，好貨之事，而取此虛通之道也。然去者非區區去物也，但不貪愛也。雖有五色畢陳，五音

舉奏，五味畢獻，難得之貨畢呈，至於田獵之事，有時乎因除害而爲之，皆不足以撓其心，蓋中有去外取內之道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繞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爲腹不爲目，則知貴身愛身之道，而无辱矣。故次之以寵辱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

謂寵爲辱根，身爲患本，人多不悟，故發明之。若驚若身之義，具在下文。何謂寵辱發問也。答曰：辱因寵至，是寵爲辱根，故寵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得寵爲榮，失寵爲辱，有寵易有辱，是以達者非特失寵若驚，其得寵亦若驚。至於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无辱也，此所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

「何謂貴大患若身」者，猶言不輕大患，如不輕此身也。儻輕患而不慮患，輕身而不修身，則自取危亡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故終身无患也。「苟」字應吉父司馬公同古本。不言人有大患而言吾有大患者，假身以喻人也。此復答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蓋此身一墮濁世，事物交攻，乃大患之本也。苟吾无身，吾有何患？是知有身，斯有患也。然則既有此身，則當貴之愛之，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不縱情欲，俾之无患可也。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古本

一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按莊子在宥篇「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大意：「與古本同。」故貴以身於爲天下者，不輕身以徇物也；愛以身於爲天下者，不危身以擻患也。託，付也。寄，寓也。先不輕身以徇物，則可以付天下於自然，而各安其安，能不危身以擻患，然後可以寓天下而無患矣。

（增）（莊子在宥篇）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殫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呂氏春秋仲春紀貴生篇）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舟支父對曰：以我爲子獨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

（淮南子道應訓）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嘗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文子上仁篇無太王事，餘略同。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知貴身愛身，則可執古之道，御今之有，故次之以視之不見章。

視之不見名曰幾，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幾」字孫登王弼同古本。傳弈云：幾者，幽而无象也。希，陸德明云：疏也，靜也。搏，手擊也。混，合也。○道无色，視之不可見，故名之曰幾。道無聲，聽之不可聞，故名之曰希。道无形，搏之不可得，故名之曰微。此幾、希、微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故合而爲一。河上公曰：夫无色，无聲，无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在上者多明，在下者多昧。唯此道則在上而不明，在下而不昧。蘇曰：物之有形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此道繩繩而不絕，然而終不可名也，故復歸於无物。蘇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无也。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芴芒。舌本

音辯云：芴音忽。芒，虛往切。於无非无，曰芴。於有非有曰芒。淮南子揚雄傳：「齊同古本。」莊子至樂篇曰：「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甯，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芒」字在莊子註中。音芴，又呼晃反。○謂道不可以狀言，而萬狀由之而著，故曰无狀之狀。道不可以象言，而萬象由之而見，故曰无物之象。道不可以有不言，是謂芴芒。芴則於无非无，芒則於有非有也。蘇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无狀之狀，无物之象，皆非无也。有无不可名，故謂之芴芒。

（韓非子解老篇）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淮南子道隱訓）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行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

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聘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又略見文子微明篇。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於无非无，於有非有，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蘇曰：道无所不在，故前後不見。一作故无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釋文，理也。○虛誦之道，自古固存，當持此以理今之事物也。能知自古生物之始，此乃常道之綱紀，執古道以御今，如網有綱紀而不紊也。此章有專就修養上解者，謂幾爲神，希爲精，微爲絜，然必識此道方可。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執古御今之道在乎不盈，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夫惟不可測，故強爲之容。古本

善爲士者，謂善能體道之人也。惟其善能體道，故其心微妙，而與物冥通，淵深而不可測也。今有若人，豈讓於古，夫惟不可測，故強爲善爲士之形容，謂下文也。

俞越按河上公註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古本下七句皆有「兮」字。○豫，象屬，先事而疑。此形容善爲士者循理應物，審於始而不躁進也。猶，攬屬，後事而疑。此形容善爲士者，應物既已而尙若畏四鄰，蓋謹於終而常不放肆也。

儼兮其若容。古本

容，一作容，非也。○謂兒童重而若正，顏容也。蘇曰：无所不欽，未嘗情也。

淡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

融而化也，厚而純也。

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虛而通也，不殊俗也。已上皆言若者，謂善爲士者形諸外有如此，而其中則不可得而測也。
（增）（文子上仁篇）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

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

靖一作靜。然靖訓安，接下文，義相貫。「而」字王弼同古本。○謂心雖應物而誰能濁之，以其能安定之而徐自清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久字絕句。○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感之而徐自生也。

葆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保守此道者常虛其心，不欲使人欲充塞其中也。夫惟虛故能循自然之理以應萬變而葆然如故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

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文子十守篇文略同。

致虛極章第十六

不盈之道，雖歿身而不殆，故次之以致虛極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復，音服，反也。○吾心之初，本來虛靜，出乎自然，初不待致之守之。逮乎感物而動，則致守之功，不容一息間斷矣。是以老子教人致虛守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不離於初；不離於初，則萬物並動，而吾能以是觀其復歸於虛靜也。夫惟虛靜，然後能動而有常。在易，陰極而靜，一陽反生於下，謂之復。復則生之道，常久而不已也。蓋動自靜來，動極復靜矣。非虛極而靜，篤者不能觀之。雖然，致虛守靜，非謂絕物離人也。萬物无足以撓吾本心者，此真所謂虛極靜篤也。蘇曰：致虛不極，而有未忘也。守靜不篤，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淨。

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在靜，猶陷於動，而况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子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文子道原篇）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凡物皞皞，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復命曰常。

凡物皞皞，傅奕云：古本如此。皞字，玉篇音云：又音運，物數亂也。一本作夫物芸芸。莊子在宥篇曰：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字，成玄英疏云：衆多也。玉篇與韻略訓芸字皆云：香草也。

今從古本。○此假物以喻人也。凡物數雖紛亂，然而无有不歸其根者。蓋一陽生於子，冬至也，物各生其本而動至巳，而其葉茂盛，是陽動之極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生於午，夏至也，物各歸其根而靜至亥，而其葉凋零，是陰靜之極也。靜極復動，一陽復生於子，於是乎生生之道有常。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命猶令也，天所賦爲命，萬物受之而生也。常者久也，復命則常久也。在人言之，根者本心也，歸根者，反本心之虛靜也。吾心之初，本來虛靜，於此可以見道之令也，卽天之所賦者。故靜篤則可以復道虛通之令而有常也。然則不歸根則不能靜，不能靜則是牽於物欲，不能復道虛通之令而常久也。故致虛之極，在乎守靜之篤也。周茂叔得之於此心之初，是以有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說，又有說通誠復之論，及主靜之語。夫虛靜者如明鏡止水，物來則通，通而一點无私，則常應而常虛靜矣，豈不可以復命而常久也？蘇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歸根然後爲靜。○愚伏讀考氏此經，惟言心未嘗言性，而子由註此經，屢言性何也？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自是

而下，言性者紛紛。故諸儒因孟軻性善之說，有復性之論。然原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老氏亦有「不如守中」之語。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不言性，所謂道性即本心也。常虛常靜，能應萬事而不失其正者也。惟其虛靜，故微妙而難明，當於其通處明之，則得之矣。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久通生之妙，實根於虛靜者，謂之明也。不知此者妄動而凶，遂與誠通誠復者異也。吁，草木之不夭於斤斧者，猶能抱虛絜以歸根復命而常生。惟人爲物靈，不能極虛篤靜以歸根復命，遂使私欲得以害之，自失其常，是反不如草木也已。河上公曰：不知道之常，妄作奸凶巧詐，則失神明，故凶。蘇曰：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欲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知常，容容乃公。

知常久自然之道，則虛通而无不包容也。无不包容，乃无私也。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則能去情欲，无所不包容也。无不包容則公而无私，衆邪莫當。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王者，天下歸往之稱，惟其无私，故天下之人往而歸之。王乃如天之不言而行，无爲而生；不言而行，无爲而生，乃虛通而大也。虛通而大，則常久自然；常久自然，則終身不危殆矣。自知常容之後，皆入欲盡淨而天理流行，何危殆之有也？河上公曰：公正則可以爲天下王，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與道合同，乃能長久。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无殃无咎，乃與天地俱歿，不危殆也。

太上章第十七

得致虛守靜之道，則功成名遂，而民皆曰自然，故求之以太上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太上者，太古君上也。譽，稱美也。○太古在上之君，无爲无欲，道化流行，不見其迹，下民各得其所，但知有君而已。其次之，君漸不及古，仁義旣彰，民雖親愛而稱美之，然朴自此散，不如相忘於道德也。蘇曰：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以仁義

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增）（韓非子難三篇）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淮南子主術訓）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贖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畏之侮之

大朴既散，人僞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雖畏之而亦侮之也。蘇曰：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信，誠也。「焉」字，河上公同古本。○故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矣。蘇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兮」「哉」「曰」三字，嚴遵同古本。○聖人誠信既足，其於言也，尚且貴之而不輕發，則民自誠信矣。故功成事遂，百姓不知帝力，皆曰我自然，此乃相忘於道德也。河上公曰：太古之君，舉事猶重於言，恐離道殊自然也。功成事遂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而以爲當自然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太古之時，上下相安，去古既遠，喪失自然，故次之以大道廢章。

大道廢，有仁義焉；

廢，毀也。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大道未嘗廢，廢之者人也。自大道毀而有仁義之名也。
蘇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音辯云：四句下俱有焉字。

知惠出，有大僞焉；

知訓知也，惠訓僥也。○知惠者出，去質尙文，使天下不任其真，是以有大僞也。蘇曰：世不知道之足以瞻足萬物也，而以知惠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焉；國家昏亂，有貞臣焉。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貞」字嚴遵王弼同古本，世本多作忠，蓋避諱也。○六親和則誰非孝慈？國家治則誰非貞臣？大道不廢則安取仁義？故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然後有貞臣之號；亦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也。大道固有常矣，孰若循其自然而不知以爲孝慈，處其當然而不知以爲貞，相愛而不知以爲仁，適宜而不知以爲義，平平蕩蕩，由於

中而不知所以然，豈不正直哉？雖有智謀惠黠者出，而无隙可窺，无迹可徇，无所容其情偽，則相化而反其真矣。太古之風可以復見，孰謂大道可廢邪？蘇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无警腹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无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增）（淮南子道應訓）魏文侯觸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飯，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知去聲章第十九

大道廢而有聖知仁義巧利之弊，故次之以絕聖棄知章。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古本

聖知本欲以利民，而其未必至害民。蓋聖知之迹彰，則寢失无爲之化也。上失无爲則下多

妄作，民遭其害；故絕棄世俗之所謂聖知之事，則民百倍其利矣。河上公曰：絕聖棄知，反无爲也。蘇曰：非聖知不足以知道，使聖知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增）（淮南子道應訓）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道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文子道原篇）已見道可道條下。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復，反也。○仁義本欲以治民，而其末必至亂民，蓋仁義之名顯，則寢失自然之本也。上失自然，則下生人僞，民鮮貞良；故絕棄世俗之所謂仁義之事，則民復孝慈而不知以爲孝慈矣。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然則孩提之童，自然如此，初不知爲仁義也。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遺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利本欲以便民，而其末必至撓民；蓋巧利之習勝，則寔失淳朴之風也。上攻巧利，則下多竊貪，以至爲盜；故絕棄世俗之所謂巧利之事，則盜賊無有矣。蓋聖知仁義巧利非亂天下，而天下後世必有斯亂，故當絕棄之也。蘇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三者，以爲文不足也。古本

王弼同古本。○謂聖知仁義，巧利三事所當棄絕者，以爲文不足以代民，當反其本矣，不可

使文勝實也。

鼓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管辯云：令善也。王弼司馬公註作平聲，今從古本。屬釋文，連也。素，釋文，質之始也。說文：木素也，以譬人之質朴也。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善者有所連屬，不離素朴，則民見素抱朴，自然私少欲寡矣。屬者接續之義，謂接續上古之素朴，絕棄後世。聖知仁義巧利之事也。河上公曰：見素者，當見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下，故可法則。

絕學无憂章第二十

絕聖棄知，循乎自然，則无憂患；故次之以絕學无憂章。

絕學无憂。

絕外學之僞，循自然之真，則无憂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文公註上：『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然則老子絕學之意，其使人反求諸己，本然之善，不至逐外失真，流於僞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後世徒學於外，不求諸內，以致文滅質，博溺心。聖人有憂之，故絕外學之

偽。孔子未嘗不學，然所學者道也。故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恭應也。阿，慢應也。幾（上聲）何，多少，何如也。體道之士，自然謹善，无慢與惡，蓋明本心元善也。但循天理而發，則全乎善；縱人欲而發，則流乎惡。故老子舉唯阿善惡相去何若，教人省察之方。此與舜之「惟精惟一」之意同。未明乎道者，當觀唯阿善惡未發之時，方寸湛然，純乎天理，无有不善，此乃本心也。至於唯阿善惡將發之時，相去多少，相去何似，不過特在乎此心一發之間耳。則知唯與善，循乎天理也；阿與惡，牽於人欲也。於此治之，常守本心之正，去人欲以循天理，易慢爲恭，改惡爲善，則天下无餘學矣。若不求之於內，而徒學之於外，皆僞也。儻不絕僞學，有甚憂者在。周茂叔曰：「誠无爲幾善惡。」又曰：「誠則无事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慢與惡，逆乎天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

僞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爲恭善之虛文，內爲慢惡之實事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荒兮其未央哉！

「央」音辯，云中正也。○謂衆人之荒於外學，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此與曠也。人不知自然之道，則處事接物，牽於人欲，或偏或倚，或過或不及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咳；

「熙熙」音辯，云喜聚貌。大牢，牛羊豕也。欲以之祭，爲牢以養之，故皆曰牢。我者，老子自稱。怕，音薄，靜也。說文：无爲也。咳，何來切。張玄靜與古本同。集韻：通作孩。說文：小兒笑貌。一云：子生周歲而能別人。○聖人之心，淡然无欲，謂衆人熙熙然悅樂，僞學恣縱情欲，如享太牢之

昧，如登春臺而觀，遂外失真而不自覺。我獨靜居情欲未兆之始，如嬰兒之未有分別也。蘇曰：人皆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登春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安，遇之怡然不動，如嬰兒之未孩也。

俞樾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台」，非是。儻儻兮其若不足，似无所歸。

此句，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乘乘兮若无所歸」。嚴遵作「若无所之」。今從古本。儻，力追切。說文：垂貌。博雅云：瘦貌。○聖人之心常虛常靜，无去无來，故儻儻兮外无文飾，其若不足，內不離道，似无所歸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聖人之心，无得无失。衆人皆以僞學爲有餘，而我與道合同，實无所得，故獨若失也。

我獨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音辯：云沌音國，不分貌。世本「作純純」，又省「獨」字，今從古本。○聖人之心，渾然天理，

終日如愚，謂我獨愚蒙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混然不分也。

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

王弼同古本。世本无「皆」字。○謂俗人皆逐境爲明，我獨守道如昧。

俗人皆察察，我獨若閔閔。

古本與傳奕本作「閔閔」，莫昆切。有訓作「昏昧不分別」者。河上公及諸家並作「閔閔」，音同，又省「皆」字，「若」字。韓文公古賦有「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詳此「閔閔」字註云：一作閔閔，正與此合，今從古本。○謂俗人皆察察用智，我獨閔閔存真。

澹兮若海，飄兮似无所止；

「澹」音辯，云音談，水深貌。河上公作忽。「飄」字梁帝簡文同古本。王弼作颺，今從古本。○謂澹兮深不可測，故若海也。飄兮一无所係，故似无所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謂衆人皆有用，我獨頑然不變，似鄙陋也。河上公曰：以有爲也。頑，無爲也。鄙，若不逮也。蘇曰：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望人才全德備，若无所施，故疑於頑鄙。

俞樾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頑似鄙，猶言「頑而鄙」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音辯；音嗣。○食者，養人之物，人之所不可無者也。母者，指道而言也，謂我所以獨異於人者，而貴求養於道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既能絕學，則唯道是從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容，包含也。○甚有德之人，无不包容；其所以无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芒惟芴。

「芒芴」字註解，已具第十四章。○道本不可以物言，此言爲物者，蓋萬物皆出於道也。道

不可以有無言，故曰惟芒惟芴。

芴兮芒兮，中有象兮，芒兮芴兮，中有物兮。

王弼司馬公附古本。別本作「其中有象，其中有物。」今從古本。○謂以道爲無則非無，以道爲有則非有，故曰：「芴兮芒兮，芒兮芴兮。」然而萬象由斯而見，萬物由斯而出，故曰：「中有象兮，中有物兮。」蘇曰：道非有無，故以芒芴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

出於芒芴者也。

幽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楊孚同古本，一本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今從古本。「信」說文云：誠也。○謂道既不可以有無言之，則幽微冥昧矣；然而中有至精也，至精無妄，故曰甚眞，則是其中有誠信矣。萬物莫不由是而生。人爲物靈，其本心眞實無妄，凜不可欺，能於日用之間，循乎自然之理，而眞實無妄，則專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合乎天之道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周茂叔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然則何須外學之僞？

故孔德之容，唯道是德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能，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竊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自今及古」，嚴遵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今」。閱，如閱人之閱。甫，始也。「奚」字，古本「此」者謂真道也。○道无名，然天地人物，非此則不能生，故其生天地人物之名，自今及古，自然不去，以閱衆始也。衆始則有終，道則无始无終，所以能閱衆始也。老子自謂吾奚以知衆始之所以然哉？以此真道也。蘇曰：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俞樾按「甫」與「夕」通。「衆甫」有衆夕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一

唯道是從，則可以掩一而爲天下式矣。故次之以曲則全章。

曲則全，枉則正。

「正」字王弼同古本，一作直。○曲己以從道則全，枉己以從道則正。蘇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迂；不迂，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淮南子道應訓）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靈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

窪音蛙，當作窞，凹也，汙下也。敝，敗衣也。一作弊，困也，當作敝。○地之窪下者則水趨之，必盈。

此譬人之德行，皆當持謙也。物之凋敝者，則春生之又新，此譬人之窮達，皆當循理也。地與物不過无妄而已。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真道一則无失，外學雜則擾亂，是以聖人抱道之一爲天下法。河上公曰：自從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多財者惑於守身，多學者惑於所聞也。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蘇曰：道一而已，得一則无不得矣。多學而无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音現。彰，明也。○有道而不自顯露，故明；有德而不自爲是，故彰。自稱曰伐，有功而不自稱，故有功。自恃曰矜，有所長而不自恃，故長。夫惟追未嘗與人爭，而其尊无上，其功无等，其先

无踰，是以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見天下有好高，爭先，伐功，矜長之人，則曲己以讓之，枉己以遜之，不起慢辭，不興惡意，此非從其人也。實以全吾道也。惟其不競，故其久也。天下莫能與之競。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生不危也。蘇曰：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誠，信也。○謂古之所謂曲己以從道則全者，豈是虛言？信全而歸之也。蓋道全而生之，吾當全而歸之矣。蘇曰：世以直爲是，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其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

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二

能抱一爲天下式，則无飄暴之行矣。故次之以希言自然章。

希言自然。

「希」陸德明云：疏也，靜也。○希疏之言，出乎自然，可以傳之无窮，用之无盡也。蘇白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有其自然而強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故飄風不崇朝，暴雨不崇日。

「飄」說文云：回風也。音辯云：疾也。崇一作終。假此以譬人之暴戾，不能久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謂誰爲此飄風暴雨，乃是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爲飄暴，而况人而暴戾，可以久乎？河上公

曰孰誰也。天地所以忽爲飄風暴雨，尙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爲暴卒事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謂人之所以從事於道者，有感則有應也。有道者，同於有道之人；有德者，同於有德之人；蓋道同而德合也。然失道者，則同於失道之人；故同於道者，有道者亦與之相得；同於德者，有德者亦與之相得；而同於失者，則失道者亦與之相得。此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是知人之言行，當疏通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蓋疏通安靜，則有疏通安靜者應之；暴戾，則有暴戾者應之也。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應之矣。河上公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俞樾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既无飄暴之行，則安有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事哉？故次之以跂者不立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舉踵也。跨，枯化切。越也。○立而跂，欲高於人也；然豈可久立邪？行而跨，欲越於人也；然豈可久行邪？跂也，跨也，以譬人之好高爭先，所立所行不正，不可以常久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世俗之人，皆欲自顯自是，故不明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功而自稱者喪其功；有所長而自恃者失其長。此跂跨，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六者之於道，曰餘食贅行。餘食則是人之所棄，贅行則非本體之正，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之士，不爲此。

等餘贅之事也。蘇曰：譬如飲食，適飽而已，有餘則腐。譬如四體，適完而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能反身而求，是道於吾心之初也。故次之以有物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本不可以物言；然不曰有物，則无以明道。而言混成，則混然而成，乃自然也。但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有天地然後萬物生；道先天地生，則非物也。道本无生，亦以其生物而言。蘇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來，非去，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爾。

宗兮窈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

宗，古寂字。「窈」字，王弼與古本同。河上公作寥。韻略云：寂窈，无聲也。寂寥，空也。按莊子天下篇亦有寂漠无形。「天地」字，古本如此；一作天下「母」，宜從古本。○宗窈言其无聲形也。獨立而不改者，言其无與之並而常久也。周行而不殆者，言其虛通而无所礙也。可以

者，道不可以指陳也。爲天地母者，言其生天地也。

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王弼同古本。河上公本上句无「強」字，今從古本。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无聲形，安得有名？因其萬物由是而出，故強字之曰道。又以其曠蕩无制圍，強名之曰大。蘇曰：道本无名，聖人見萬物之无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然其實則无得而稱也。

（增）（文子道原篇）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窕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滄滄，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合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澗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去也。大則去而不可禦，故曰逝。逝則極乎无極而不可窮，故曰遠。雖極乎无極而不可窮，然復在吾身之中，而於日用之間不可離也，故曰反。人能究此，則知本心乃渾淪也。河上公曰：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地常在下，乃復逝去，无常處所言。遠者，窮於无窮，布絜天地，无所不通，又言其遠不越絕，乃復返在人身。蘇曰：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道包羅天地，生成萬物，天无不覆，地无不載，故皆曰大而道尤大焉。人字傳，弈同古本。河上公本作王。觀河上公之意，以爲王者人中之尊，固有尊君之義。然按後文人法地，則古本文義相貫。况人爲萬物之最靈，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身任斯道，則人實亦大矣。而人之尊君，乃自然之理，當然之事也，道本不可以域言，此就宇內而言之也。謂區域之中，有大者四，而人居其一焉。

（增）（淮南子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魯。

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贖之衣冠而見之。甯越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之靜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無爲，道法自然而然也。人雖止言法地，而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泝而上之，皆循自然，豈可妄爲哉？清靜無爲，循乎自然，此天地人之正也。蘇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

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能反身而求此道於吾心之初，則自然不離乎重與靜也；故次之以重爲輕根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可載，輕靜可制動，故重爲輕之根，靜爲躁之主。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零落，根重故長存也。人君不靜則不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能變化，虎躁故乃天虧。靜則無爲，躁則有欲，有欲者死，無欲者長生。蘇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君子，成德之名。輜，庫車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重者，車所載之物也。觀，從遊之所也。宴，安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燕。○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華之觀，亦安居而超然不顯。此譬君子不離重與靜也。蘇曰：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

之不可失如此。

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古本

乘，車數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故曰萬乘之主。○謂君子猶不敢離重與靜，如之何爲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哉？蓋不重不靜，則不能鎮輕浮而制躁動，故有道之君，至重至靜，是以天下皆本之以爲根，賴之以爲主也。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本」字，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輕則失臣」，與前文不相貫，宜從古本。○人主輕忽慢易，則失根本之重，躁動多欲，則失爲君之德，故人君不可須臾而離於重靜也。

（增）（韓非子喻老篇）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也。邦者，人君之輻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輻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能重能靜則善矣；故次之以善行章。

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古本

瑕，玉病也，又過也。謫，音摘，罰也，責也。「者」字，司馬公註同古本。○善行已者乘理，故无轍迹。善言事者中節，故无過責。

善數者无籌策。

數上聲，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計籌」。策，算數也。○善數物者以一，故无籌策。

善閉者无關楗，善結者无繩約。

楗，拒門木也。或從金傍，非也。橫曰關，豎曰楗。傳弈云：古字作闔。○善閉情欲者以道，故无關楗。善結人心者以德，故无繩約。

〔增〕（淮南子道應訓）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苦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柴箕

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抱，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弊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闕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淮南子說山訓）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闕鍵。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无棄人；常善救物，故物无棄物。是謂襲明。古本嚴遵同古本。○世俗之人，行而有迹，言而有過，數而有失，情竇開而不能閉，人心離而不能合，非惟自棄，而所行所言不善，人物皆被其无窮之害矣。是聖人常善救之，俾歸其真道，各得其所，故人无棄人，物无棄物也。襲明猶緝熙之意。聖人救人物之道，至公无私，此惟无隱，彼將自明；譬燈之傳燈，及其明也，混而爲一，不知孰爲前燈之明，孰爲後燈之明，傳之无窮，其明无盡，是謂密傳之明也。人能傳此至明，非特成己成人，又能輔萬物之自然，而无棄人棄物也。蘇曰：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佞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文子自然篇）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繼道之人，先覺者也；非強行善，乃循本然之善也。不善人，未覺者也；非本不善，未明乎善也。師者，人之模範，故先覺者是未覺者之模範也。資，質也；未覺者，亦有先覺者之資質也。人皆可以爲善人，特其未覺，而藉先覺者覺之耳。

（增）（淮南子道應訓）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儉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

士臣，楚市儉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師固當貴，資固當愛。然而大道之妙，歸於自得，儻徒貴其師，而不反求於吾身之中，徒愛其資，而不使反求其中，皆外學也。苟於中而自得真道，則師自然無愛資之心，資自然無貴師之心，若師尚有愛資之心，資尚有貴師之心，則是未與道合通也。故善人之道，如陽和陶物，公而無私，薰然融怡，使人自得之也。一旦洞悟，則默契玄同。

之真，了无貴愛之迹。此自古至今不傳之傳也。是道也，及其至也，雖智者亦有所不曉；此乃謂道之要妙也。是則悟者自得，豈容私貴私愛於其間哉？故莊子天運篇載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聖人不隱。蘇曰：聖人之妙，雖智有所不喻也。

(增) 韓非子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善則復歸於朴而无割，故次之以知其雄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釋云：武稱，一曰鳥父，以譬剛動也。雌，釋云：牝也，文鳥母，以譬柔靜也。爾雅水注：川曰谿。夫剛動則躁進，柔靜則謙下，故知其剛動，則守其柔靜，爲天下谿，以謙自處，如谿之善下也。謙下則常久之德，不離於身，是以反歸於嬰兒之時，神全而氣和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濬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

白，昭明也。黑，玄冥也。式，法也。○守柔持謙，其德昭明。又當韜晦，故知其昭明，守其玄冥也。爲天下式者，不自炫耀，人皆法之；則常德不差，是以反歸於无窮矣。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爾雅水注：谿曰谷。朴，純朴也。○韜光晦迹，人皆法之，其德尊榮，不敢矜伐，故知其尊榮，而守

其卑辱也。爲天下谷者，虛而能容，深不可測，人歸之如水之赴谷也。虛而能容，則常久之德，無有不備，是以反歸於純朴也。純朴不散，則非器也。朴，說文：木絮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文生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與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繼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萬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黿、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无割。

長，上聲，主也，大也。无割，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與世本作不割。凡有官守而爲天下用者，

皆器也，器者，朴之散，才器固皆有，用而不可闕，然譬猶手執而不能行，足行而不能執，皆非道之全體也。惟聖人自柔靜謙和而至於昭明，自昭明不耀而至於尊榮，自尊榮不矜而復歸於朴，是以能用天下之才而爲官守之主。故大制天下者，其道統而不離，猶朴全而无割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薄疑設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而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復歸於朴，則无甚奢泰矣，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已，語助。○謂天地人物固有常矣，君天下者，當輔萬物之自然，不可妄爲。河上公曰：欲以有

爲治民。蘇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爾。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字，阮籍同古本。○夫天下之大，語其分，則一物各具一神；語其混，則物物統歸一神，故曰神器。是則隱然有主宰在其間，固不可亂其常矣。豈容加一毫私意以爲之？儻背道叛德，有爲以撓自然者，犯其神也。神必禍之。虛下縱欲，執持以爲己有者，侵其神也。神不與之。河上公曰：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朴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也。蘇曰：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而不服者；而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

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文子道德篇）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

故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剝，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夫甚，去奢，去泰。

音辯云：「故」一作「凡」。「噤」字嚴遵同古本，注引楚辭：「噤閉而不言，或彊或剝，或培或墮。」嚴遵、王弼、傅奕、阮籍同古本。剝，寸臥切，折傷也。培，蒲枚切。傅奕引字林云：益也。墮，徒果切。傅奕引字林云：落也。河上公改噤作吻，改剝作羸，改培作載，改墮作墮。今仍從古本。去，撤也。○夫陰陽運行，寒暑來往，一消一息，神用无窮。故天下之物，或有行於前，而或有隨於後者，或有噤閉，而或有吹噓者；或有彊梁，而或有剝折者；或有培益，而或有墮落者。此皆有神司之故，不可爲不可執也。是以聖人无爲无執，惟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也。

（增）（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滴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以道佐人主章第二十

能去甚，去奢，去泰，則用道矣；故次之以以道佐人主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還，旬緣切。經，史旋還通。○謂爲人臣者，當以常道輔佐人主，使國泰民安，不可无事生事，而專以兵強天下。蓋其傷殺之事，好還報也，但有遲速耳。觀諸往驗，老子豈虛言之？雖然，此謂爲國不以道，專務以兵強天下，非不得已而用之者言也。若夫周公之誅三監，以禁暴除亂，皆出於不得已，而用之，事定則止，不驕不伐，何還返之有哉？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大國三軍，謂軍師所處之地，農事廢弛，草木遂長。用兵之後，殺氣傷和，凶年必至。

（增）漢書鄼助傳：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敵；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俞樾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

猷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一本「強」字下有「焉」字。善者，吉且无咎也。易之師卦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伊川曰：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又曰：比卦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卦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然則陽本主生，兵本以禁暴除亂，不得已而用之也。禁其暴，除其亂，以活生靈，乃生生之道也。帥師者，必好生，然後能制殺爾。若非貞丈人，則求其吉而无咎，難矣哉。吉且无咎者，出以律，動以義，決之而已，不專以兵取強也。蘇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司馬遷亦云：果，決也。王

弼云：果猶濟也。溫公云：果猶成也。大抵禁暴除亂，不過事濟功成則止。

俞樾按「敢」字衍文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驕，矜也。舊本亦與驕通。伐，自稱美也。一本下句无謂字。○決之而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驕其勢，決之於不得已，此所謂決之而非以兵取強也。凡物之壯者必老，惟道则无壯，无老，苟不體道而久恃兵爲壯，得无老乎？知壯極則老，能早止兵，則庶幾於道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以道佐人主，則不用佳兵，故次之以夫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謂佳好之兵，凶器也。聖王用兵，惟以禁暴除亂，非欲害无辜之民也。然兵行之地，非惟民被其害，昆蟲草木亦受其災，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焉肯處此以害人物也？雖然，文事必有

武備者夫高城深池，厲兵秣馬，後世固不可闕。但有道者惟以之禦暴亂，不以之取強迫，不得已而用之，不處以爲常也。蘇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河上公本无「是以」字。○左，陽也，主生，右，陰也，主殺。是以居常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蓋殺伐之事，非以爲常也。兵者凶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凡兵至於不容不用，則君子惟以禁暴除亂也。

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之，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恬，安也。「樂」上二字音洛，下並魚教切，欲也。

（增）（文子微明篇）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

（文子上仁篇）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卽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于道德，不重用兵也。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一

兵以禁暴除亂，非以取強；惟能守道則萬物自賓，故次之以道常无名章。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樸，指道而言。甘露者，和氣所致，乃王者有德之應，命也。亦發號也。○道常无名，固不可以

小大言之。聖人因見其大无不包，故強爲之名曰大；復以其細无不入，故曰小也。然雖以小而言小，天下亦莫能臣使之也。王侯若能守道，則萬物將自賓服，何以兵爲？无殺氣，則天地之氣亦交通成和，以降甘露，豈有凶年？至於人，亦不待發號施令，而自均平。此王者道化流行之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夫亦將知止」，馬鈺王弼同古本。○道本无名，老子初不得已而強爲之名，以發明後世。此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則可因有名而及身以來无名之樸，自然純備，无間雜欠闕，此所謂止於至善也。无名之樸，道也；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豈可不知止而更欲外起妄情，自取危殆邪？故知止所以不殆。王侯守道而在天下，則萬物歸之，譬如川谷之與江海也。蓋道者萬物之所宗，江海則川谷之所歸也。蘇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宗，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增）（文子上仁篇）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卽正天下，修仁義卽正一國，修禮智卽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于自取。故雖牝卽立，柔弱卽勝，仁義卽得，不爭卽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于天下也，譬猶江海也。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二

能守道則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故次之以知人者知章。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

古本每句下有「也」字，文意雍容。世本並无「也」字，至「不失其所者久」，若无「也」字，則文意不足，今依古本。○人能虛靜，則可以知人，可以自知。知人以智，言非私智也，猶止水之燭物也。自知以明，言乃本明也，猶上水之湛然也。莊子天道篇有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河上

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也。自知賢與不肖，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

（增）（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眊。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史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

勝，克也。守道之士，謙柔自處，未嘗欲勝人，而人每不能勝之者，惟其有定力故也。定力者，何能克去己私，而全乎天理，此自強也。

（增）（韓非子喻老篇）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老曰：自勝之謂強。

（文子下德篇）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入力者，必

得人心者，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

知万物皆備於我者，則莫富於此也。得是而自強不息者，有志於道也。

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道不可以方所言，此言所者，以万物由是出而言也。人能有志於道，不離於初，故不失其所，如此者乃久也。其形雖死，其神不亡，如此者方爲壽也。莊子田子方篇載：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蘇曰：物變无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大道汜汜兮章第三十四

雖自知不失其所，死而不亡，而終不自爲大也，故次之以大道汜汜兮章。
大道汜汜兮其可左右。

大道汜汜兮，周流无窮，不可止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无可，无不

可，无在，无不在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

恃，依賴也。「衣被」，王弼、馬誕同古本。衣被猶覆蓋也。○萬物依賴於道以生，而道未嘗爲辭，生物之功，既成未嘗名爲已有，又覆蓋萬物而未嘗爲主也。

故常无欲，可名爲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

萬物歸之而不知主，王弼、司馬公同古本。○道不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无纖毫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爲小矣；以其萬物歸之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爲大矣。道何嘗自爲大也？惟常无欲而已；亦何嘗知萬物歸之，欲爲之主也哉？

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嚴遵王弼同古本。○是以聖人體道无欲，終不自爲大也。故以其終不自爲大，萬物自然歸之，故能成其大矣。一有纖毫之私欲，則物不歸之，安能成其大也？蘇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章第二十五

大道汜汜兮，而用之不可既；故次之以執大象章。

執大象者，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道不可執，此言執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物，不可失也。道本无象，此言象者，以萬象皆由是而兆見，故曰大象也。聖人能執道不失，則天下皆心往而誠歸之，非聖人有招來天下之心也。天下皆心往而誠歸之，並育而不相害者，惟聖人一毫无私欲，神安氣平，而極於精蘊；无一物不得其所，聖人安平泰，而天下亦自然安平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出言王弼，同古本，既，盡也。○此起譬也。張樂設餌，以留過客，過客非不爲之止也，然樂餌終則客去矣。豈同夫執大象者，天下自然歸之而不離也哉？蓋道之出言，雖淡兮其无味，且又道无形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而用之則不可窮盡也。蘇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

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陶餌盡，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况得而惡之乎？雖无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執大象者必能知消息盈虛之運，而常以柔弱之道勝剛強也。故次之以將欲翕之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翕，斂也，合也，聚也。王弼同古本，取一作奪，非古也。○爐之有韃，方可冶鍊。夫韃之將欲翕也，必固張之；張之，不固，則不能翕也。其次可以類推天下之理，有張必有翕，有強必有弱，有興必有廢，有與必有取。此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固然也。然則張之，強之，與之，興之時，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幾雖幽微而事已顯明也。故曰：是謂微明。或者以此數句爲權謀之術，非也。聖人見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如此，乃知常勝之道，是柔弱也，豈物至於壯則老矣。

（增）韓非子喻老篇：魏王入宣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入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魚不可悅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悅，吐活切，輕悅也。傳奔云：別本作脫，消肉耀也。韻略訓：骨去肉也。邦一作國，今依古本。利器，兵器也。○此起譬也。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柔弱於道。然則道之所以柔弱者，包羅天地，貫穿萬物，乃常勝也。又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是知魚以喻人，淵以喻道，魚悅淵則終，人離道則死矣。故有邦家者，當以道自重，不可以利器示人也。是何故邪？其事好還，亦如消息盈虛之運也。方其張之，強之，與之之時，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惟聖人於其幽微而見其顯明，知物壯則老，故常以柔道自處，雖然，廢興之機天也，有道者順天應人，事定則修德也。治國不以道，而以

世俗之所謂聖智，仁義，巧利示天下，而使之亂者，亦猶以利器示人也。利器本欲以禁亂，而人友資以爲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天下，而人反資以弑君竊國，陳恆是也。曷若以道自重，無爲無欲而自靖邪？非明於微者，不足以洞此。故易曰：「知幾其神乎！」河上公以權道爲利器。韓非以勢爲淵，以賞罰爲利器。子由以柔弱爲利器。王雱以剛強爲利器。遂使後世疑此章爲權謀之術，皆不得老氏之意也。蓋老氏謂兵事好還，不得已而以禁暴除亂，不可以兵取強。謂強梁者不得其死，不如柔弱。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民，而其末必至於有害，以爲不若相忘於道德，此知幾也。故切切明夫人不可離於道，譬之魚不可脫於淵也；此豈權謀之術哉？爲人主者不以道德化人，而以利器示人，則是魚之脫於淵也。潛心於此者，不可不辨。大率此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更在後之君子，不以人爲輕重，審其是而已矣。

（增）（莊子胠篋篇）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

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被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韓非子喻老篇）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子閒，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韓非子六微篇）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若操之以

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爲臣。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淮南子道應訓）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劫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後漢書霍詡傳）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思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甯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營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能以柔弱之道勝剛強，則万物自化。至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故次之以道常无爲章。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王侯若能守之，万物將自化。

虛靜恬淡，无爲也。天地人物，得之以運行生育者，无不爲也。王侯若能守道，而虛靜恬淡，則无爲矣。万物將自化其虛靜恬淡，则是无不爲矣。化者雖有氣質昏隔躁動多欲者，亦將不待教令，自然變而化成虛靜恬淡矣。是何故邪？在上者无爲无欲也。

（增）（文子上仁篇）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獨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實。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吾者，指王侯而言。作，動起也。鎮者，安也，重也，壓也。无名之樸，道也。○人之心易塞而難虛，易動而難靜，易遷而難守，易變而難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爲外物所動，欲起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妄作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

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實；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治國者天下既無妄作之人，則無名之樸，亦無所用之矣。寂寂虛通，蕩蕩無迹，譬如无病而忘藥，達岸而捨舟矣。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則忘言。若復執着有无，豈解玄妙？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正，平也，定也，不枉也。○君天下者，至於欲樸之心亦无，則純於道也，安有妄動哉？无思无爲。

不_レ動而化，不_レ言而信，垂衣拱手，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平正也。太古之風，不_レ過如是而已。從
專於道者，至_レ於純則化矣。不可以有加矣，不知道爲吾而吾爲道矣，故以是結上經焉。

老子集註（卷下）

宋 范應元集註直解

曹聚仁 增 訂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弼曰：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河上公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德以全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

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文子上德篇）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

（新語思務篇）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善，□□□□□□
虛也。（按新語原書缺六字，首四子當是，是以有德四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爲有間矣。河上公曰：下德謂號論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繹也。以有名號及其身故。蘇曰：夫德者性之端，道之用也。聖人之德配天，而無所不利。天何言哉？故上德不以德爲德，是以有大德。下德纔有微善，執爲大德，揚名要譽，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道法自然，包乎天地，運乎日月，散乎人物，我於中出而得之，斯其所謂德也。原夫上古太朴未散，所謂德者，得之於自然，无形，

无迹，无名，无聲，默運之頃，自然與天地同其長久，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斯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至於下古，太朴既散，所謂德者，不失於顯然如是爲聖，如是爲賢，反而觀之，其視不可道者爲難至，其視不可名者爲莫及，斯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文子上德篇）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无爲而无不爲；

此句，韓非王弼郭雲傅同古本。河上公作「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今從古本。此復釋上德也。謂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爲而无不爲也。韓非云：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上德无爲而无不爲也。晉辯云：韓非出於戰國，必見先秦古書。

（增）（韓非子解老篇）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下德，爲之而無以爲。

韓非王弼子弼郭雲傳，同古本。河上公作「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今從古本。○此復釋下德也。謂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者，爲其當然也，無私意以爲之。王弼云：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今引韓非王弼兩家註者，無它焉，姑以證古本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者，愛之理也。義者，事之宜也。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非以要譽也，無所爲而爲之也。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將以處事也。苟無私意以爲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爲之，則失其宜，起爭端也。蘇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瓊）（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

心之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韓非子解老篇）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之應」一作「知應」。應者，應對之應。攘音攘，揜袖出臂曰攘。扔字，王弼古與本同。音雖云引也，就也，推也。音認，又音仍。玉篇：扔字，人蒸切，因也。世本作仍，今從古本。○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體雖嚴而用不迫，謂之上禮。以敬爲主，以和爲貴，以此教人而齊民也。然教老必以正，以正不行，是莫之應也；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攘臂而扔引之，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當此之時，敬和安在哉？不如脩其身而天下平也。河上公曰：言禮華盛實衰，動則離道，不可應也。上下忿爭，故攘臂相扔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

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冲應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

（增）（韓非子解老篇）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貌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人之爲上禮。上禮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臂攘而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發語之端，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自失道之後，愈降愈下，人鮮能盡己以實，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使之循規蹈矩，弗畔於道。及其末也，以文滅質，反爲亂階之首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道有積而積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夫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韓非子解老篇）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證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實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實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賄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猶言先見也。華，榮也。道之散也。謂制禮之人，自謂有先見，故因天理而爲節文，以爲人

事之儀則也。然使人離實，尚文，乃道之華也。漸至逐末忘本，姦詐日生，人之愚昧，自此始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
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
其角。」便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
餘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
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
之首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韓非勸導同古本，一本下兩句「處」作「居」。○大丈夫，君子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
之厚，而不處其薄，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蓋知仁義禮，其未必至於亂，不如相忘於道德
也。故除彼薄與華，而取此厚與實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註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

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實者歟？』

（增）（韓非子解老篇）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禮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潛夫詮釋難篇）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也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昔之得一章第二十九

德由自得而立名，故次之以昔之得一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

貞，正也。王弼郭雲同古本；一本「貞」作「正」，亦後人避諱也。河上公本作「侯王」。

物有万殊，道惟一本。故昔之得一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甯，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萬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是以各由其一而不自以爲德也。

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甯，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王侯无以爲貞，將恐蹙。

古本如此。河上公「爲貞」下有「而貴高」三字。致，推而極之之謂。發動也。蹙，音厥，僵也。其推而極之一也。蓋一本通乎万殊，万殊由於一本，所以謂之一也。故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不可離於一也，豈自以爲德哉？

（增）（淮南子道應訓）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淮南子原道訓）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彘安靜，

藏子不敢行，子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同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高而者必以下爲基。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

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今從古本。○穀，善也；又百穀之總名也。春秋王者多稱「不穀」。夫一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賤且下也。然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得之以爲本，實至貴至高也。故貴當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者，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者，設問也。言實以賤爲本也。而自稱孤稱寡，有善而自稱不善者，乃不自以爲德也。蘇曰：天地之大，王侯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增）（文子道原篇）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卽有德，有德卽有功，有功卽有名，有名卽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

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

故致數譽无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數音朔，譽音美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數車无車」。陳碧虛云：依古本作譽。碌音祿，玉貌。「若」字，河上公作如，今從古本。○夫一乃萬物之本，至貴至高，而无形无聲，非稱美可盡，而况其它乎？故推而極之，數數稱美者，无美也。不德者，乃有德也。是以王侯不欲碌碌若玉之貴，但落落若石之賤也。

（增）（文字符言篇）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意。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于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爲甯者，失其所甯，卽危；求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一乃生物之本，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靜極而復，道之動也。柔弱之至，道之用也。蘇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无形无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而天下之至強，莫能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增）（文子道原篇）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萬物生於有形，而有形生於无形。大道无形，動則生物，其用至弱，常勝剛強。昧者每每妄動，而不知靜以復命，比比剛強而不用弱以全生，惟知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无，罔察根本，弗洞變化，焉能虛通而得老氏長生之道哉？蘇曰：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增）（文子道原篇）无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無。

上士道章第四十一

大道无形，動則生物。上士常靜，動不離道。故次之以上士聞道章。

上士聞道，勲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古本作「勲聞道而勲行不怠者，乃上士也；聞道而若存若亡者，乃中士也。」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古本有「而」字。聞道而大笑之者，乃下士也。下士聞道而笑者，以爲虛無而笑也。又聞弱之勝剛，柔之勝強，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皆不信而笑之也。殊不知實運於虛，有生於無，虛无自然，正是道之體。柔弱賤下，正是道之用也。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王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

故建言有之曰：

王弼孫登阮咸同古本；河上公本无「曰」字。○建，立也。故立言有之曰，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萬類，上德若谷；

夷，等也，易也。說文云：正也。類，古本音未，絲節也。河上公作類，今從古本。○道之明者，微妙幽

玄故如昏昧。道之進者，不與物爭，故如退縮。道之夷者，高下隨宜，故如不平等也。德之上者，虛而能應，故如空谷。

大白若黔，廣德若不足，建德若輸，質真若淪。

黔音辱，黑垢也。古本如此。河上公作辱。輸，傅奕云：古本作輸，引廣韻云：輸，愚也。河上公作掄，乃草字變車爲手。傅奕云：手字之誤，動經數代，况辱字少黑字乎？傅奕當時必有所據。王弼作儉，蓋遇作搖，今從古本。質，朴也。眞，實也。淪，變也。○白之大者，和光同塵，故如垢汙。德之廣者，不自盈滿，故若不足。德之建者，不求勝人，不炫聰明，故如輸愚。眞之質者，隨宜應物，故如淪變。

（增）（莊子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隳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獻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淮南子說林訓）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隅，釋云：角也。方之大者，无所不通，故无圭角。器之大者，真積力久，故晚而成已。上皆言行道之士，深不可測，有如此者。

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

大道无聲，而衆音由是而出，乃音之大者也。大道无象，而衆象由是而見，乃象之大者也。既无聲无象，焉得有名？可謂隱矣，故道隱於无名也。是以下士聞之則大笑之，中士聞之則若存若亡也。若非上士聞而了悟，安能歎而行之？

（增）（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左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

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篇）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鸞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謗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

夫惟道善貸且善成。

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貸且成」，今從古本。○貸，施也。謂道雖隱於无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施萬物，而且善成之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勲而行之，故次之以道生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一而已，故曰道生一也。猶言易有太極也。一之中便有動靜，動曰陽，靜曰陰，故曰一生二也。康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是也。一與二，便是三，故曰二生三也。其實一也。然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亦非一，但形於言，則不可不謂之一也。初不是逐旋生之也。其曰生者，亦猶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陰陽不可不以二而言之，然陽自陰來，陰自陽來，其實一也。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周子所謂「二本則一」，亦是也。蓋二與一，便是三也。自三以往，生生不窮，故曰三生萬物也。愚何以知其然哉？於吾心之初而得之也。通乎此，則知道本強名爾，何況一二三乎？皆自然也。

萬物資陰而抱陽，虛氣以爲和。

古本作盅，器虛也。河上公作冲，虛也和也。今從古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器有形，心道无形也。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者寓其間也；故陰陽之氣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萬物負陰抱陽，虛氣爲和，皆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髓，骨中有髓，草木中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增）（淮南子精神訓）夫精神與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綏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文字上德篇）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于心，草實生于莖，卵胎生于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謂也。

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而王侯以爲稱」，今從古本。○穀，善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侯

以此自謂者，孤寡乃法道之一，不穀則不自稱善也。人君以冲眇自稱者，亦法道之冲虛微眇也。豈自尊自大而自以爲有德哉？蘇曰：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猶言剛暴也。音辯云：古本作學父。河上公作教父。按尙書「惟斃學半」，古本並作「學」字，則學宜音「斃」亦教也。義同。父，始也。今並從古本。○謙受益，滿招損，物皆然。物既如是，則王侯固常謙虛不自滿也。人之所行，可以教我；我之所行，亦可以教人，是何故邪？人之強梁者不得其死，是所以教我，不可以強梁也。則吾將以爲斃之始也。而我之柔弱者常全乎生，是亦所以教人可以柔弱也。人亦可以此爲斃之始也。蓋大道虛无柔弱，乃不言之教父也。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負陰而抱陽，虛氣以爲和，皆自然之理也。人能體是而行，一動一靜，循乎自

然則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也。何以強梁爲哉？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道叛德，尙勞任力也。不得其死，謂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死也。

（塲）（淮南子人間訓）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晉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且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其地確而名醜，荆人鬼，越人襪，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尹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繼吾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

（文子符言篇）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于無非，而急譽衰名者必挫。故福莫大于無禍，利莫大于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文子符言篇）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讓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強梁者不得其死，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

淮南子有「於」字，與古本同。○至柔謂道之用也，至堅謂物之剛者。道能運物，是至柔馳騁於至堅也。

出於无有，入於无間；

闕，隙也。傳，奔，嚴，遵，同，古，本。河，上，公，本，少「出於」二字。○无有者，道之門也。无間者，物之堅。

實而无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无，洞貫金石，可入於无間隙者矣。

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

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之所以馳騁於至堅，入於无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而无損也。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爲而成，岂无益也？

（增）（淮南子原道訓）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論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跂蹠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

公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濁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淮南子道應訓）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溟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文子自然篇）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說苑敬慎篇）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尙存。

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柔弱也。無爲之益，虛通也。蓋柔弱虛通者，大道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故人嘗體之。而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尙強梁有爲，自生障礙，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增）（文子精誠篇）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知無爲之有益，則知足知止，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世俗之人，多輕身而徇名貨，貪得而不顧危亡。故老子問之曰：身與名貨孰親？孰多？必竟是身親於名，身重於貨也。至於名貨得而身致危亡，孰爲病邪？蓋因貪名貨而致身亡，必竟是身元无病，而名貨致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費，耗也。厚重也。知足則斂食，甄飲而自樂，知止則功成名遂而身退。此老子復曉人曰：是故甚愛名者，則必大費精神；多藏貨者，則必重失身命。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則不致汗辱危殆，可以長且久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文見前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條下。

（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知足知止則不弊不窮，故次之以大成若缺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虛，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弊，困也。大滿若虛，郭雲王弼同古本。詘音屈，枉曲也。太史公司馬談同古本。○夫道功成而不處。大成者无物不成，而不處其功，故若缺也；其用是以不困。夫道在阮滿流，在谷滿谷；大滿者，无所不滿，而不見其迹，故若虛也；其用是以不盡。○直者，順物自然，故若詘也。大巧者，至妙无機，故若拙也。大辯者，不言而信，故若訥也。此五者，惟其如此，故能大也。下三者，不言用，蓋其用亦同上二者。

（增）（莊子胠篋篇）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權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入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淮南子道應訓）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

下材也可告。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儻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黃。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牡牝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親，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躁勝寒，靜勝熱，知清靜以爲天下正。

古本有「知」二字。○躁極則寒，寒則万物凋零；靜極則熱，熱則万物生長。是知躁動者死之根，清靜者生之根，故知清靜者以爲天下之正也。體道者成而若缺，滿而若虛，直而若拙，巧而若拙，辯而若訥，亦无出於清靜矣。雖然，人豈有靜而不動者哉？但不可躁暴，常當以清靜爲正爾。河上公曰：勝，極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以知清靜以爲天下正，則无欲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著於欲得。

邑外曰郊。僭音慘，痛也。古本如此。○天下有道之時，人皆清靜无欲，遂无交爭，故却除走馬之事，以糞治田疇也。天下无道之時，人皆躁動多欲，遂有交爭，故戎馬生於郊境也。罪，過也。欲，貪也。可欲，謂凡可貪之事物也。可貪，則多愛；愛則求於外而有過；愛之不已，則不知足，故過積而爲禍。禍，害也，謂害於人而害於身也。猶不知禍。凡所貪者，又必欲得之；彼此愛欲，遂起交爭，致禍積而爲咎。咎，釋云：災也。故咎莫僭於欲得，蓋必欲得之而不知人之痛，遂致天災之也。西昇經曰：欲者，凶害之根。兵者，天下之大凶事。有國有家者，儻不知去欲，是不審戎馬之所由生也。蘇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民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韓非子喻老篇）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日靜，邊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

（韓非子解老篇）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驂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驂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韓非子喻老篇）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韓非子解老篇）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韓非子喻老篇）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韓非子解老篇）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兔，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非子喻老篇）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普陽身死，高粱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非子解老篇）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僇僇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僇於欲利。

（韓非子喻老篇）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僇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惟有道則清靜恬淡，知天下之物无可貪者，无不足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能明道，自然知足。蘇曰：知足者所遇而足，是无不足也。

（增）（韓非子喻老篇）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清靜無欲則天下自化，故次之以不出戶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闕牖，可以見天道。

傳：「弈韓非與古本有「可以」字。古本作闕，音窺。○與我同一初者，天下也，何待出戶而知？無爲自然者，天道也，何待闕牖而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眇。

眇字，韓非王弼同古本。○彌，益也。眇，少也。求之於外者，出益遠而知益少也。

（韓非子喻老篇）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韓非子喻老篇）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

（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篇）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彌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淮南子精神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甯盈充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

（淮南子主術訓）人主流居隱處以避燥溼，閉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

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智之，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_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戴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

（文子精誠篇）精神越于外，智慮蕩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定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

（文子下德篇）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聖人得之於內，是以不行而能知天下者，知其猶是也；不見而能名天道者，名其無爲也；不爲而成萬物者，成其自然也。蘇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

而成之矣。

（韓非子喻老篇）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能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闕牖而見天道者，則常以無事而取天下矣；故次之爲學日益章。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傳：弈，嚴遵與古本有「者」字。○爲俗學者，則日益多事而心不虛；爲常道者，則日損私欲以致虛。河上公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蘇曰：不知道而爲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无一非妄以求復性，而性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則无不爲。

司馬溫公與古本有兩「之」字「則」字，陳詔王弼同古本。○人心本虛，私欲窒之，則難復其初。漸去之，又去之，以至於无爲，則仍虛矣。无爲，虛也；无不爲，通也；虛則通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

將取於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心虛則道通，以道化民，則无事矣。雖不取天下，而人心自然歸之。及其政令煩，刑法嚴，則雖欲取天下，而人心不歸之矣。

（增）（文子自然篇）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窳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

俞樾按「常」乃「當」字之誤。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古本有「之」字。○聖人無常心者，無爲無欲，不倚於一物，湛然虛明，寂然不動，純乎道也。以百姓之心爲心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是心之初，無有不同，是以聖人不致有爲多。欲以生百姓之妄心，但感而後以道應之爾。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百姓之善者，能明本善，循乎自然也。聖人以道而善之，則其善心自固矣。百姓之不善者，未明本善，私欲蔽之也。聖人亦以道而善之，則將化而復歸於善也。此所謂德善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善也。百姓之信者，以其誠實也。聖人以道而信之，則信心自不變矣。百姓之不信者，因私欲而詐僞也。聖人亦以道而信之，則將化而復歸於信也。此所謂德信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信也。是以聖人非察察分別天下之善與不善，信

與不信，而區區生心，作意以爲善爲信也，惟守道而已。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心焉。

嚴遵王弼同古本。○歛音吸，收斂也。渾，大也，合也；混沌之混同，陰陽未分也。聖人之心與百姓之心，其初均同乎虛靜，純粹至善，未有惡也。惟聖人清靜无欲，自全其初，則百姓亦清靜无欲，各全其初。故聖人之在天下，收斂其心，无爲无欲，頃刻不敢放縱，則百姓自化，此乃爲天下大合初心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咳，何來切。小兒笑貌。舊本釋文並作咳。○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於上，是以聖人清靜无欲，皆使自化以全其初，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愛養之至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无常心，則不倚一物，湛然虛寂，无死地也。故次之以出生入死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二。

此言五行之出生入死，不逃乎數，以言萬物之死生莫逃乎數也。道所以陰陽，陰陽所以五行，至五行則氣形質具有數存焉。十三乃自然之數，巨細之物，皆不可逃也。巳亥四數也，戊癸辰戌五數也。丁壬卯酉六數也，丙辛寅申七數也，乙庚丑未八數也，甲巳子午九數也。水土生於申，死於卯。木生於亥，死於午。火生於寅，死於酉。金生於巳，死於子。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徒，故五行生死之數皆十三也。曰：生言出而死言入者何也？對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于天，本无生死，但其出則謂之生，入則謂之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也。曰：巳亥何以得四？戊癸辰戌何以得五？丁壬卯酉何以得六？丙辛寅申何以得七？乙庚丑未何以得八？甲巳子午何以得九？對曰：此非圖莫能示人。○生死之徒十有三圖：

甲	子	巳
乙	丑	庚
丙	寅	辛
丁	卯	壬
戊	辰	癸
	巳	甲
	午	乙
	未	丙
	申	丁
	酉	戊
	戌	己
	亥	庚
	子	辛
	丑	壬
	寅	癸
	卯	甲
	辰	乙
	巳	丙
	午	丁
	未	戊
	申	己
	酉	庚
	戌	辛
	亥	壬
	子	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曰：此於圖已明矣。十干并辰戌丑未，何故不言五行對曰：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而辰戌丑未屬土也。曰：數何以起於己亥？始於四而不始於一，終於九而不終於十？對曰：善哉問！數始於己亥者，六陽極於己，至午而一陰生。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生。蓋陽極則陰之所自生，陰極則陽之所自生，故數起於己亥也。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者，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物生然後有象，有象然後有數，物得四數，故物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也。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亦虛其一也。復問曰：此何以虛其三？對曰：三元是一，一卽是三，解已具第四十章中。終於九而不終於十者，蓋不始於三，不終於十，乃十有三也。始於四，終於九，亦十有三也。歸之於中，以五合八，以六合七，亦十三也。故數終於九而不終於十也。曰：請問何以如此？對曰：數云，數云，籌策云乎哉？不終不始者十有三，而所以終萬物始萬物者十有三，此自然之數也。五行生死，尙不逃十三之數，而况其它乎？（增）（韓非子解老篇）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

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屬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民之生，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非嚴遵同古本。○前言五行生死以總萬物生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今特指人而言者，謂人與天地共判，得五行之秀，爲萬物之最靈，中有不終不始者存，固有異乎物。誠能虛靜无欲，保神養氣，則不陷十三之數。儻自生其生而躁動多欲以適死地，亦不逃十三之數爾。

（增）（韓非子解老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

夫何哉，以其生生之厚也。

夫何哉，韓非與古本同。○夫何哉，設問也。復答曰：民之所以亦不逃十三之數者，以其自生

其生之過也。

(增)(文子十守篇) 趁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錯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哉？以其无死地。

攝，引持也。兕，序姊切，猛獸，如牛狀，青色，一角，虎鼻，識神物，踞置也。○蓋嘗聞之：善能引大持守其生者，陸行則不遇兕虎之害，入軍則不被甲兵之傷。夫何哉？以其神氣全而无可以投角錯爪容刃之地，不關於數也。此乃與道合體，非知巧果敢之列，稽諸成道而物莫能傷之。士不可具載，程太虛，仙師，羅公遠，真人，其顯顯者矣。蘇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且无有，烏有死地哉？一作生地且无，焉有死地哉？

(增)(韓非子解老篇)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

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役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淮南子詮言訓）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任智，則人與之認任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兇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

（鹽鐵論世務篇）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

無所驗其毒。

俞樾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五行，一陰陽也，其所以陰陽者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養也。生物者，道也。養物者，德也。陰陽相摩，物不得成形也。寒暑相推，勢不得不成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皆尊其生之所從而貴其養之所自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非有爵，而萬物常自然尊貴之。蘇曰：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

蓄，積也。覆音副，古本如此。○物生之後，積累而長，指春而言也。長育，指愛也。亭，指秋也。玉。

弼李奇同古本。傅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毒，安也。蓋覆，指冬也。冬乃萬物歸根復命之時也。西時所以行，萬物所以生，皆道也。故先曰道。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生之而不以爲己有，爲之而不自恃，其能長之而不爲之主，是謂玄遠之德也。有德如此，而人莫能知，莫能見，故曰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物自道生，故次之以天下有始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本无始，此言有始者，謂萬物由是始也。母，謂道也。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養生，故謂之母。在人之身，則爲神明，不可以言傳口授而得之也。靜而无欲，道自居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能得之；既得乎此，則以是而知其子。子者，一也。虚而无形，以萬物同得，此所以謂之一也。非天下之至明，不能知之。知此，則天地人物與我同出而異名也。河上公曰：子

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其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既知其一，復守其道，則終身不危殆矣。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不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兌，說也。門者，以心神之出而言也。濟，成也。目說於色，耳說於聽，鼻說於香，口說於味，皆汨於一心，故塞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閉其一心之所欲，則神明不出而終身不勞苦矣。塞閉者，雖色聲香味交陳於前，而吾不說之，卽塗閉之義也。莊子天運篇載：「塗卻守神。」與此義同。成玄英疏云：塗，塞也。卻，孔也。閉心知之孔，卻守凝寂之精神，然則儻開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濟其一心所欲之事，則神明失而終身不可救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塗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文子上禮篇）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旅，屈節卑拜。肉擬而不食，酒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圍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謂一也。一，秀道之子，微而難見；見之者必玄覽。能見一，則真所謂明矣。此釋知其子之義。柔謂道也。道乃一之母，弱而難守；守之者，必堅志能守道，則真所謂強矣。此釋守其母之義。

（增）（韓非子喻老篇）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則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淮南子道應訓）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

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贈也。心靜則虛，虛則明，明則有光，用其光以接物，反其明以歸虛，用其光則兌雖通而无說，歸其明則必常虛而神全；此釋塞兌閉門之義。能如是，則不贈此身殃咎，是謂密傳常道也；此釋終身不勤之義。若或開兌濟事，則明逐物遷，貽殃於身，終身不救，而失道之常矣。蘇曰：世人開其所悅，徇身徇物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道應物，用其光而已矣。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有去而明不損，是以應万變而不窮，殃不及於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憂。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

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文子下德篇文略同，彼作老子語。）

（韓非子喻老篇）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冒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二

善守道者，循乎自然，謹於施設；故次之以使我介然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老子託言也。施，平聲。○謂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爲之是畏也。蓋人生虛靜，纖毫有知，則介然于懷，便不虛靜矣。不虛靜，則道不居之，安能致和？道本無爲，纔有施設，則涉乎迹矣。一涉乎迹，則亂所由生，大有可畏，動可不慎乎！是以聖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子得此意以結通書，故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

止矣。其道也深乎！河上公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殊道意。欲賞善，恐僞生；欲信忠，恐詐起也。蘇曰：大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其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異者。

大道甚德，民甚好徑。

德，古本如此。說文云：行平易也。徑，小路，言其捷也。○謂大道甚平易，而民甚好行小路，以譬民不由正道，循自然平易處行，乃好施設行險僥倖以速求名利也。下有甚焉，則上必有好者。蘇曰：大道甚夷，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也；故凡捨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饜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奪，非道也哉！

古本如此。除，去也，開也。采，一作綵，饜，飽也。率與夸同，奢也，誇張，自大也。○先言朝甚除者，謂朝廷尙施爲，要賄賂，去君子，取小人，甚開私小之路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智詐

並興，官吏傷瘳，需求百出，傷財害民，遂致田野荒蕪，倉廩不實；而傷瘳官吏，方且服文采之衣，帶鑿利之劍，文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衛民，假法爲非，瘠民肥己，壓飫美異之飲食。積聚有餘之貨財；此皆劫剝於人以恣縱於己，是謂爲盜，而夸張自大，豈道也哉？此老氏傷時之言而亦足以戒後世也。除字，一說謂朝廷尙施設，愛苞苴，更除不常，則小人並進，君子退藏，故民被其害，農事廢弛，倉廩空虛。小人不知恥而方且奢華自大，是爲盜而夸也。亦通。蘇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啓以姦盜哉？

（增）（韓非子解老篇）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

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壓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自然之道，本无施設，故能常久，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換，子孫祭祀不輟。

換一作脫。○善建德者深而不拔，善抱道者固而不換，是以子孫祭祀不已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爲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

（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旣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香，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

（文子上仁篇）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讒，有好即諛。讒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邦」字，韓非與古本同，一作國。○脩者，去私欲而不使爲德之害也。自脩之身，其德乃真，而至於家之有餘，鄉之長久，邦之豐盛，天下之周普。此皆建德無爲之效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之身，清靜无欲，則不妄作；不妄作，則和氣充盈；和氣充盈，則三田通暢；三田通暢，則百脈調榮；百脈調榮，則遍體康健，髓堅骨實。此皆抱道自然之效也。是以昔人以身喻國，以心喻君，以氣喻民；心正則氣自順，氣順則身自安；乃知君正則民自順，民順則國自安，自然之理也。故以吾之身觀人之身，以至於觀家，觀鄉，觀邦，觀天下，一理而已。然則清靜无欲者，而民自化矣。善建德者，必由抱道；善抱道者，則德自立矣。不挽不拔，則道德弘遠，自然子孫相續，其祭祀何時而止邪？此與夫盜牛者異矣。

（增）（韓非子解老篇）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

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淮南子道應訓）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以對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其身，其德乃真也。（文子上仁篇文略同，作文子問老子答）

（文子微明篇）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奚字，韓非與古本同。○謂不過以此一身之清靜无欲而推之，則天下洋然可知爾。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善建善抱者，知和知常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章。

含德之厚者，此於赤子也。

傳：奕與古本同。○舍德者，其德不形也；苟彰其德，則薄矣。赤子者，嬰兒未咳之時，以譬一毫无私欲僞情也。蘇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於用也。今夫嬰兒，淡然无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虺蛇不螫，猛獸攫鳥不搏。

傳：奕與古本同。毒蟲，蠍蠹之類。虺，蝮蛇也。螫，音釋，蟲行毒也。猛獸，兇虎之類。攫鳥，鷹鷂之屬。攫，搏也。搏，擊也。○惡物不敢傷害赤子者，以其德不形而又无死地也。河上公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赤子。蘇曰：道无形體，物莫得而見也，而况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莫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惟其心无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腠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嘎。

和之至也。

牝屬陰，牡屬陽。賡，傳與古本同，今諸本多作峻。玉篇「賡」字注亦作峻，賡係三字通用，並子雷切。赤子，陰也。號，平聲。嗑音益，咽也。噍，所訝切，聲破也。○赤子筋骨雖柔弱，而掌握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賡作者，精全之甚也。雖終日啼號而聲不破者，氣和之甚也。以譬合德之厚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也。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赤子未知男女之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之所至也。赤子終日啼哭而聲不變易者，和氣之所致也。蘇曰：无執而自握，无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傷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噉，終日號而不噉，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出自然，苟好惡內傷，則不知矣。惟沖則和，知和則常久也。故知和曰常。常父之道，非至明者不能知之，故知常曰明也。蘇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万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怪也，又福也，善也，此指妖怪之義。○謂知常久之道者，則因自然而不益生，守和柔而不強壯，顯則成體，隱則成始，神通自在，變化無窮。不知常久之道者，則欲益生而妄作，是謂妖怪也。欲以心而使氣，是謂強壯也，生道無爲，豈可益之？沖炁自然，豈可使之？是以朱真人桃椎曰：道者，然也。道體者，虛無也。虛無者，自然也。自然者，無爲也。無爲者，心不動也。內心不動，則外境不入；內外安靜，則神定氣和；神定氣和，則元氣自正；元氣自正，則五臟流通；五臟流通，則精液上應；精液上應，則不思五味；五味已絕，則飢渴不生；飢渴不生，則三田自盛；三田自盛，則髓堅骨實，返老還元，如此修養，則真道成矣。以此證之，則何嘗益生而以心使氣邪？特不害之，則元氣自正爾。故善平天下者，亦如平身也，虛靜恬淡，無爲自然，其德不形，人物自正；是以陰陽和順，變異不興，子孫縣縣，享祚無已。不善平天下者，躁動多欲，好尚強梁，是以妖孽並興，不能常久也。蘇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是其祥矣。祥，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其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壯則必老。強壯之人，是謂不合於道；不合於道，則早已矣。蘇曰：益生使氣，不能因其自然，日入於剛壯，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和知常者，未必言也，故次之以知者不言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鑿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故易繫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蘇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

未必能言，言者未必知。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

亦字，河上公司馬公同古本。夫道近之不邇，遠之不遐。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淡然无欲，超然无累。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莫之爵也，无能踰也，體道之人，以是之故爲天下貴。若可得而親之，利之，貴之者，則亦可得而疎之，害之，賤之也，何足常貴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體道者以无事而取天下，故次之以以正治國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字，傳奔陳若虛並云古本作政。然政者正也，義通奇異也。○兵以禁亂除暴，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爲常也。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以奇異之謀也。然而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若以大道無事而取天下也。蘇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无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增）（尹文子大道篇下）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

（文子上禮篇）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于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

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老子自謂何以知天下如是哉？蓋以此道而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政事叢脞，賦斂煩苛，動多忌諱，則民无所措手足，故愈貧窮。蘇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无告矣。

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古本有而字。○授人以殺人之器，教人以殺人之事，則民多倣效；故國家滋益昏亂，是以兵不可以爲常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

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文子道原篇）聽失于非譽，目淫于彩色；禮實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鏖鄒爲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抱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懸于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後漢書東夷傳論）昔箕子遠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有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民多智惠，而衰事滋起。

主弼同古本。○裘與邪同。○智惠出，有大僞。民多智惠，則不正之事益起。
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章，明也。司馬遷與古本同。○夫民窮則濫，民多利器則凶；民多智惠則詐。在上者不能无爲
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嚴刑法以誅之，明號令以禁之；而貪官猾吏，則弄法以爲姦，智詐窮
民則相率而爲盜，故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矣。蘇曰：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无
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
欲而民自朴。

此正己而物正者也。聖人如此，是以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

（增）（文子道原篇）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
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滯于物，卽易；易而忘其本，卽合于
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

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樂不忻忻，其于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于物而擊于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文子微明篇）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

（鹽鐵論周秦篇）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治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也。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取天下常以无事，故次之。以其政悶悶章。

反物爲禱。說文云：巧也。○謂其政閔閔，清靜無爲，而無福無禍。其政管管，有爲躁動，而有福有禍。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由動而往，則福依於禍，禍隱於福，而誰能知禍福之窮盡乎？疑其无定邪？是有定也。能知管管之爲禍而不爲，則便是福；若以管管之爲福而有爲，則便是禍；然則禍福元有定矣。故太上曰：禍福无門，唯人自召。蓋政者正也；正本无爲，苟有心而爲正，則生民心，故反爲奇異。善本自然，苟有心而爲善，則變民心，故反爲禱怪。因管管而致民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

（增）（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篇）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

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禍兮福之所伏。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寶也。衆人之輕棄遂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

（文子微明篇）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盍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卽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卽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說苑敬慎篇）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

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韓非子解老篇）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劌，姑衛切，傷也。肆，陳也。耀，照之光也。○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截，清廉而不傷劌，端直而不陳設，光明而不炫耀。皆本自然，非有爲也。此所謂閱閱矣。如是則民之淳厚自全，而祿異不作，又奚以察察爲善政哉？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增）（韓非子解老篇）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

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能聞知，卽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剴，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淮南子道應訓）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剴。

（淮南子汜論訓）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管，文武而不以責。

（文子上義篇）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面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于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于人，易償也。自儻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

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其政閱閱者，能去人欲以事天道也，故次之以治人事天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

治，平聲。若字，河上公同古本。嗇，愛惜之義。服，事也。謂去人欲以事天道，莫若自愛精烝也。夫惟自愛精烝，是以能早服事天道也。晚則精烝已耗矣。「服」字，古本如此。河上公蘇子由韓非俱作服，字註王弼孫登及世本作早復，如易復卦不遠復之義。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亦通。然承上文事天處來服字相貫。孟子亦有事天之說，但孟子存心養性事天，就履事處說。朱文公註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專則奉承而不遠也。」此經則就自

愛處說。朱文公亦云：此章就養精神處說。愚謂必先造道自愛，然後可以體道而應事物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日不明，聽正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知能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韓非子解老篇）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

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勝也。

能及早而服事天道，謂之重積吾之所得者也。重積吾之所得，則无不勝於人欲矣。

（增）（韓非子解老篇）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則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韓非子解老篇）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无不克。

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則字，河上公韓非同古本。○无不勝於人欲，則合于天道而莫知其窮極，此乃人欲盡淨，天道流行也。德既无極，則可以有國而爲君也。蓋昔人以心喻君，以絜喻民，以身喻國，能愛精

絜，則可以有身。由是而推，能愛民物，則可以有國。此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通乎此者，非以圖國而人自歸之，則其德可以有國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有能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母者，道也。精絜之所自而生也。身有道則精全氣順，可以長生。國有道則民安物阜，可以久視。此所謂長生久視之道。譬如木之根深柢固者，則枝葉繁盛，而能長且久也。「柢」字，傳

奔引古本云：祗本也。又引郭璞云：祗，謂根祗也。河上公作蒂，非經義。夫祗亦是根。韓非解云：木有夔根，根有祗根；祗根者，木之所以建生也；夔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祗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

（增）（韓非子解老篇）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韓非子解老篇）樹木有蔓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祗也；祗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祗。祗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祗，長生久視之道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得長生久視之道，則可以莅天下，故次之以治大國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鱗。

鱗，總括魚之屬也。傳、弈、孫、登同古本。小鱗，小魚也。治大國者，譬若烹小鱗。夫烹小鱗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國者，當無爲，爲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淮南子齊俗訓）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

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彼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按如前條，韓非之說是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文字道德篇文略同。）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神，陰陽中之靈也。鬼，歸也。神，伸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文公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然則聖人以道無爲而臨天下，則陰陽和順，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瘧疽瘰癧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

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古本如此。○非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其伸於陽者不傷民爾。非其伸於陽者不傷民，蓋聖人亦不傷民也。鬼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是兩不相傷也。夫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文公云：「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然則聖人無爲而万物自化，是聖人歸之於鬼神之德也。鬼神不擾而万物無傷，是鬼神歸之於聖人之德也。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增）（韓非子解老篇）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韓非子解老篇）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韓非子解老篇）上不與民相害，而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第六十一

治大國者宜謙下，故次之以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

古本如此。○天下之所交會大國者，以其能謙而居下也。蘇曰：天下之趨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

「牲」字，嚴遵同古本。○大國又宜主靜，譬之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牡之勁也。惟靜而无

爲可以應動，惟謙而居下，可以得衆。上文下字並上聲。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謙下，則大國容之。故大國謙下以取人，小國謙下而取於人。此一節下字並去聲。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爲下。

過，越也。畜，聚也。○不過兼畜，入事，兩得所欲，則大小相安。然大國兼畜，常宜謙下。

道者，万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能謙下者，則能兼畜。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章。

道者，万物之奧，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行可以加於人。

古本如此。「與」字，玉篇深也，內也。主也，藏也。善人，已明善者也。不善人，未明善者也。安也。於市字上疑脫一字。市，交易之所。加，益也。○言大道甚深，而萬物皆備，所以善人珍貴之，而不敢失也。不善人依賴之，而所以安也。美而言之，則可以和於市，尊而行之，則可以益於人。

(增)(尹文子大道上篇)夫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

(淮南子道應訓)文見前二十一章竊兮寅兮條下。

(淮南子人間訓)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

之隆。故老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俞樾按：淮南子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術可以加人」。是今文下脫「美」字。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人之未能明善，豈可棄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法上帝之无欲，則天地之清靜。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師者，天子之師法；傅者，天子之相傅；保者，天子之保倚；皆以清靜无欲之道，啓迪天子者也。謂自有生民不可无道，故立天子以主道，置三公以迪道，則可以化民反善，不善者皆歸於善也。

雖有珙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本作「珙，大璧也。」璧，以玉爲之，形圖象天，中虛法道。說文云：瑞玉也。周禮：蒼璧禮天。「珙」一作「拱」。春秋傳：與我其拱璧。司馬溫公曰：璧大如拱，亦通。先，前導也。駟馬，良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晉辯云：古之重禮，獻乘馬而先之以珙璧也。乘，去聲。○雖有珙璧之異，以先駟馬之良而爲獻，不如坐進此清靜无欲之道之爲貴也。珙璧駟馬，何足道哉？適足以起

交爭之患矣。蘇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爾。雖拱壁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何」字「得」字絕句。○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非謂其反求諸已則得之，得之則昔雖有罪而亦可以免之邪？故爲天下之貴也。「邪」者，託疑辭以問人也。此道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凡人未得道則有妄作之罪，既得道則昔雖有罪，亦可以免而自新，豈復有罪也？蓋循理則非特无罪，又可以利益於人物，豈不貴哉？

爲无爲章第六十三

道者，萬物之奧，而无爲自然，故次之爲无爲章。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

无爲，无事，无味，皆指道而言也。无爲，言其虛；无事，言其靜；无味，言其淡，本皆自然而致之，守之，甘之，則在乎人，故不可不曰爲，曰事，曰味也。然此道至易，至細，至和，而行之至難。若果而

確，則未嘗難，未嘗大，未嘗招怨也。故聖人不妄爲而常爲於無爲，不生事而常事於無事，不耽味而常味於無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以天地有形跡，故得以憾其風，雨，寒，暑，大，小，多，少，之或不時，然天地未嘗以人有憾而輟其生成之德。聖人之大，人亦有所怨者，以聖人有言爲，故得以怨其恩，澤，賞，罰，大，小，多，少，之或不齊，而聖人亦豈可以人有怨而輟吾教化之德？故曰：報怨以德。雖然，知一涉言爲，一有形迹，終不免於怨憾，故常當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增）（新序雜事篇四）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

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視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古本有「乎」字。○知一涉言爲難，免乎怨，則當於其易而謀之。知一有形迹，難成乎大，則當於其細而爲之。凡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者，不過在乎此心一發之始爾。易曰：「作事謀始。」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常虛靜恬淡而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

（增）（韓非子喻老篇）有形之顯大，必起於小；見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蟻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標焚。故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失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韓非子難三篇）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

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

「者」字「猶」字古本。○夫輕諾許於人者，必少信實，固當謹乎言也。多輕易於事者，必多艱難，固當謹乎爲也。是以聖人於輕諾多易，尙且難之，故終无難也。爲人君者，所以置史官以書言動，蓋恐云爲輕易，以斂天下之怨，而傷陰陽之和，至於貽萬世之誚也。大凡云爲之幾，可不謹畏乎？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則安而无危矣；故次之以其安易持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慮難曰謀，判分也。王弼司馬公同古本。小而易斷曰脆，微細也。○諦觀此心之初，虛靈微妙，安而无危，於此持之，何難之有？持謂持守道心也。此心之初，私欲未兆，於此謀之，豈爲難事？謀者，慮其有難也。由此而推之，天下國家，方安之時，易爲持守，禍亂未兆之時，亦易爲謀慮也。設若私欲方萌，禍亂方芽，猶易分散也。

(增) (韓非子喻老篇)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不又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虢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古本

此先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之義。謂循理而爲之於私欲禍亂未有之時也。次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之義，謂攻理私欲禍亂於未甚之時也。此皆端本澄源之意。蘇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判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旣成也。故爲之於未有，上也；治之於未亂，次也。

(增) (新書審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豪」字「成」字古本。○凡事從小成大，由近至遠，有爲者敗其自然，執着者喪其本真，故私欲自无而有，從微至著，去道日遠，以召禍亂也。

是以聖人爲无，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

古本有「其」字，幾，近也。○道本无爲，心非有作，一念纔起，卽是妄源，爲惡爲善而事雖不同，逐境逐情而意常不異。妄念旣作，莫非危機。故舜曰：「人心惟危。」是以聖人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常因自然，非區區有爲有執，故无敗无失也。凡事有爲則有敗，有執則有失。民之從於世事，爲利欲所誘，辭因其自然，乃生心作意以爲之。其始也未必不謹，其終也多至於貪肆。故常於其事，近乎成而敗之。若能謹終如始，則尙庶幾无敗事矣。

（增）（文字符言篇）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文字符言篇）學敗于官茂，孝衰于妻子，患生于憂解，病甚于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欲乎不欲，常元爲也。學乎不學，體自然也。「復」音伏，反本之義。衆人貴難得之貨而輕至

重之身，欲之勝也。尚有爲之迹，而乖自然之道，學之過也。聖人則不然，欲乎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乎不學，而復衆人之所過，將以輔萬物自然之理，而不敢妄爲也。

（增）（韓非子喻老篇）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韓非子喻老篇）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書藏筴。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韓非子喻老篇）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

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輔方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聖人之道大而化之，故古之善爲道以化民者，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使淳朴不散，智詐不生也。所謂愚之者，非欺也，但因其自然，不以穿鑿私意導之也。蘇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氏不足以知此而爲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爾。蓋使之无知无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民之難治，以其知（音智下同）多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

不循自然，而以私意穿鑿爲明者，此世俗之所謂智也。故用智治國，則下亦以智應。惟務穿鑿，不循自然，姦詐斯生，上下相賊。世俗之所謂智者，非國之賊而何？不用智治國，則德化清靜，其民淳朴，天下和平，非國之福而何？周子拙賦得之矣。蘇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矣。

（增）（韓非子難三篇）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

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知此兩者，亦稽式也；知此稽式，是謂立德。

傳弈王弼同古本。稽，古今反，考也，同也。如尙書「稽古」之「稽」。○此用智不用智兩者，亦是考古之法也。能知此考古之法，是謂玄遠之德也。故三代皆順考古道而行之。傳弈云：稽式，今古之所同式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古本

玄德深而莫測，遠而无極，非以察察爲明，與智固反，然德博而化，乃復至於大順也。福者百順之名，智詐不作，禍亂不起，福之至也，順莫大焉。蘇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增）（文子自然篇）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玄德深遠，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爾雅云：水注谿曰谷。○江海所以能爲衆水所歸者，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譬天下之歸於王者，以其謙下而不爭也。

（增）（淮南子說山訓）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弗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蹙，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吉本

蹙，於鹽切，足也。○聖人卑辭退已，非欲上民先民，而民自尊讓之也。此言欲者，俾爲人君者，先要上民先民，雲謙辭後己也。能如是，則處之上而民弗重，猶四體之戴元首也；處之前而民弗害，猶影之隨形也；自然相化，是以天下樂然推尊而不蹙足也。蓋聖人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蘇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爾。

（增）（文子符言篇）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先貴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欲勝于人者，先自勝，欲卑于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于道矣。

（文子道德篇）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蜚蠊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文子道原篇）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能爲成器長，故次之以天下皆謂吾大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吾大，傳與西晉本同。古本肖類也。「大」字「肖」字絕句。○老氏未嘗自大也，蓋以道自重而天下莫能知之，故謂其大而似不類衆人也。因自述時人之語而答之曰：夫惟大，故似不類衆人；若類衆人，則及其久矣，亦細也夫。

我有二寶，持而寶之。

韓非王弼傳，齊同古本。○老氏自謂我有三寶，持守而珍貴之，謂下文也。韓非云：事必万全而舉无不當，則謂之寶矣。謂以三者爲寶，吾執持而寶之，珍惜之義也。

（增）（韓非子解老篇）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是謂入

死門。

長主也，大也，舍去也。慈，愛也。○吾之心慈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然之理，茲爲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无欲則甘於恬淡而不奢，茲亦一寶也。吾能虛靜謙退无爭，不敢爲天下先，茲又一寶也。夫慈愛故能勇於行道，使親安君尊而天下人无棄人，物无棄物也。儉約故能不暴殄天物，而使天下不尙奢侈，家給人足，可謂廣矣。不敢爲先而常謙下，不妄生事而常虛應，人皆尊之，故能爲成才器之人之長也。以此三者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三者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今去其慈而好勇鬪狠，去其儉而奢侈多欲，去其後而與人爭先，是謂入死門矣。

（增）（韓非子解老篇）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

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

（韓非子解老篇）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韓非子解老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韓非子解老篇）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陳音陣軍師行伍之列也。古本如此。○夫慈愛之道，以之臨陳則正，以之守圍則固。苟有患難，則天必將救之；蓋以其慈愛而不妄傷人物，所以衛護之也。蘇曰：以慈愛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无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增）（韓非子解老篇）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含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人能慈愛，則可以陳，可以守，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

傳：齊同古本。○古之善爲士者，不尚武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苟德所不能化，不得已而用兵禦之，則從容和豫，何怒之有？怒則無謀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懼則敬其事而不敗，則成善事而不敗，成則善其謀而後動，若能不待出師而亂自

戰此善戰也。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兵以衛民，守得其道，則自固吾圉，何爭之有？若能未嘗觀兵而敵不敢犯，此善勝也。謙下者，

人心悅服而願爲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配，合也。極，至也。○不武不怒而善勝敵者，皆是不爭之德也。○爲德柄，實是用人之力也。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下濟而光明，能如是，則德合於天，古之極至之道也。

用兵者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故次之以用兵者有言章。

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

牙臂，扔无敵，執无兵。

蘇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也。退者，无意於爭也。无意於爭，則雖用兵與

不用均也。苟无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无臂可攘，无敵可扔，无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古本

幾，近也。亡，无也。抗，扞也。拒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禍莫大於輕敵。儻好勇輕敵，則近乎无吾大慈之寶矣。天道尚慈，聖人法天，以慈爲寶，亦以民爲寶。苟或輕敵出師，兩陳相交，傷殺无數，血塗草莽，骨暴荒郊，豈非亡吾寶哉？故抗拒之兵，雖多寡強弱相似，則能不輕敵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必勝也。是何故邪？天道惡殺而好生爾。吁！兵以禁暴衛民，豈可以非迫於不得已而用之，輒輕舉以荼毒生靈也哉？蘇曰：聖人以慈爲寶，轉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俞樾按「哀」字無義，疑「衰」字之誤。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輕敵者，是不知言有宗，事有主也，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傳奕同古本。○老子云：吾所言虛靜柔和，慈儉不爭等事，皆本自然，循理而足，甚易知易行也。而人多躁動多欲，強梁貪競以撥禍患者，是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蘇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見於飲食起居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能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主，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

「主」字一作「君」，今從古本。○吾言有所宗，吾事有所主，宗主者何？道德是也。道本无知，一而行万，源止湛然，其用則虛靜柔和，慈儉不爭而不求人知，故人亦不可以智知，得之在我，同乎无知。夫惟无知，是以天下之人，於其他，則可以智知，至於吾道，則不能知，非真知也。蘇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而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无患无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其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壇）（淮南子道應訓）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唯知言者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文子精誠篇）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僇，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

披音被。衣覆也。褐，短衣也。○惟其真知吾道者希少，則吾道貴矣。其他可以智知者，何足貴哉？是以聖人內有真貴，外不華飾，不求人知，與道同也。故曰：披褐而懷玉。玉者，以比德也。玉本不足以比德，蓋取世俗之所貴者爲比，以指人爾。蘇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披一

作被，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爾。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道不可以智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古本

尚，庶幾也。一作上，今從古本。○道不可知，人能知乎不知之處者，庶幾於道矣。故莊子曰：「知止莫所不知，至矣。」然則不知而妄知，爲病矣。蘇曰：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无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增）（淮南子道應訓）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鬪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

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夫。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上矣；不知而知，病也。

（文字符言篇）時之行動而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知，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古本

夫惟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者，是以不吾病也。聖人之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是以知止其所不知，而不吾病也。蘇曰：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潛夫論思賢篇）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

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也。

（韓非子喻老篇）越王之霸也不病，宣武王之王也不病，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一

真知此道者，鮮是以不畏自己神明之威，故次之以民不畏威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道者，在入之身，則為神明。畏者，嚴憚之意也。威者，自心神明之威也。自心神明，正直无私，威不可犯，深可信畏。凡人，不聞賢愚，隱顯云為，惟此心纖毫不可欺者，乃神明之所在也。或者昧此，恣情縱欲，潛行不善，以為己獨知之，而人皆不知，殊不顧自己神明之威，凜凜然不可欺也。不知畏威，惡積不已，則大威至矣。大威至，則天厭之，安可解？此有道者，所以循自然之理，而毋不敬，不敢妄為也。

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惟无厭，是以无厭。古本

狎，戲玩也。厭，如「天厭之」之「厭」。棄，絕也。心者，神之所居；身者，炁之所生；神炁同出於道。今夫人之運用，非神炁則不能矣。神炁不可須臾而離也。神清則炁爽，炁濁則神昏，故當當虛靜以存神，謙柔以養炁，循自然之理以應物。儻不能虛其心，弱其志，而使情欲得以竊入傷害，則是戲玩其所居之神，厭棄其所生之炁也。苟戲玩厭棄不已，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以至滅亡，此天厭之而大威至也。故曰：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惟人无爲厭神棄，是以神炁亦无厭棄人也。嘗觀世俗之人，間曰見性，便是透脫，不復脩身誠己，至於違理傷物，甚而恣縱情欲，弗顧形骸，以謂幻軀竟非堅固。殊不知未能懷守此身，善養神炁，循自然之理，以全真精，以應事物，則何以謂之透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朱文公註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而莊子有聖人貴精養神之語。孟子有夜氣且氣之論。脩身應物，一理而已。然則人也，徒以見性而便厭棄此身之神炁，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可乎？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古本有而字。○聖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知，自愛其絜而不求人貴，故去彼自見，自貴之行，而取此自知，自愛之道；是以神絜相守，顯則成體，隱則成始，變化无窮，深不可測，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烏得有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民不畏威者，是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故次之以勇於敢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教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常也。強梁者，勇於敢而好爭，則因以殺身；柔弱者，勇於不敢而不爭，則因以活身。此敢與不敢兩者，世或以敢爲利，而因以殺身，則是害也；世或以不敢爲害，而因以活身，則是利也。故曰：或利或害。由是觀之，強梁者天之所惡，斷可識矣；而世之人誰知其常也？世俗但知趨利避害而鮮知利之爲害也，是以聖人之於勇敢有爲，尙且難之，以其利害存乎其間也，故常虛靜謙柔循理應物，安於不爭之地，况非聖人而欲妄動可乎？蘇曰：勇於敢則死，勇於

不敢則生，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失天道之遠，其或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例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夫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惠孟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譽歎，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

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

故老子曰：勇於敢則殺，（五字據王念孫校增）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文子道德篇文略同。）

（淮南子人間訓）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箠，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矜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

（列子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逆有餘；

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之道，不與物爭而物自化，是善勝也。然人不可外此心而求天道於高遠也。蘇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其終勝之而已。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不言而有感必通，是善應也。不可須臾而離之，是不召而自來也。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又誰召之哉。

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默」字，傳奔同古本。河上公并開元御註本作繹。王弼梁王尚孫登張嗣作坦。今依古本。○默然虛靜而動无不成，是善謀也。恢，大也，包羅无外，如大網焉，雖希疏而不失，巨細善惡皆不可逃也。此聖人所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爲矣。然天網者，亦不可外此心而求之也。蘇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增）（尹文子大道篇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以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章。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古本

謂民之爭利犯法而常不畏死者，由上之人有爲多欲而然也。在上者只當清靜無欲，而使之自化，如之何更以死罪懼之？蘇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民而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在上者既以清靜無欲化民，如使民而樂生畏死，不犯刑法，而其間或有爲異常之事以亂正者，吾得以刑法執而殺之，孰敢爲奇？惟其不畏死，所以爲奇也，吾亦豈可遽殺之？常有司殺者殺矣，當思吾之政，恐有未善，賦役恐有煩苛，而使之至於此也，益宜反躬修德以化之。若或果是天理之所不容，國人之所共疾，法當棄市，則是司殺者殺之，非吾殺之也，亦非司殺者殺之，乃其自取也，蓋天道惡殺而好生爾。蘇曰：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苟有惡積罪大之人，常有司殺者殺之。蘇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者，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古本

斲，研也，削也。謂設或有爲奇者，而上之人執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夫代天之司殺者殺，是拙夫而代大匠斲，夫拙夫而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知爲民上者，當以清靜無欲，化民而使之不至於爭利犯法可也。苟不以德而反重刑憲，欲代天之司殺者殺，則是爲民上者殺之，亦必及其身矣。蘇曰：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增）（淮南子道應訓）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驢逐走，則不勝驢；託於車上，則驢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騾，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蚤蚤驅驢取甘草，以與之。騾有患害，蚤蚤驅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

希不傷其手。

（文子上仁篇）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以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雖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常不畏死者，非惟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亦皆因上之有爲，多欲而然也。故次之以民之飢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

是以難治。

食者充君之庖，稅者輸國之賦，食用當儉，賦稅當輕。在上者或取之於民太多，是奪民之食而使之飢也。然則上之庫藏，民之怨府也；庫藏之物，民之膏血也；何況酷吏非泛誅求，視天之民反不如於豬狗，吏餘珍饈，民乏糟糠，怨氣衝天，禍亂斯作。殊不知民不難治，至於難治者，由上之人有爲多欲，而民亦化上，是以難治也。漢文帝盡減民租，恭儉清靜而天下大治，其效著矣。蘇曰：上有爲導民，民以有爲應之，故多事而難治。

民之輕死者，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民本不輕死，以其在上者嗜欲太厚，意欲自生其生；下民化之，於利甚切，不顧危亡，是以輕死。殊不知外物不足以存生，故物有餘而生亡矣。蘇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輕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无以爲生者，是賢於貴生也。古本

賢如「猶賢乎爾」之賢。夫惟无以厚爲其生者，是猶賢於貴其生者矣。秦皇漢武楚書疏

僞，反道敗德，恣情縱欲，苦萬民以自貴其生，適以輕死。及至末年，招來方術，東遊海上，求不死藥，望遇神仙，貽萬世之誚。觀二君者是，殊不知恭儉清靜，脩己以安百姓而享天年之道也。

(增) (淮南子道應訓)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隧；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飲非謂樞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勃然矚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

(淮南子精神訓)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

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有爲多欲者，鮮有不強暴也；故次之以人之生也柔弱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彊。

「剛」一本作「堅」，今從古本。○盅添爲和，故柔弱也。和添既无，故剛彊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前言人既如是，此言物亦皆然。以人物驗之，則知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欲強梁而自生其生者，斷不可也。明矣。蘇曰：沖氣在焉，則體无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无堅強之累。是以兵強則不勝。

主兵者以慈則勝，若恃強而不義，則不勝也。蘇曰：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一義，其敗必速。木強則共，故強大取下，柔弱處上。古本。

未強大，則人共伐之。木之強大者取，下，柔弱者處上。譬人之恃強自大者，自取於下。柔弱者當處於上也，蓋其道自然爾。

（增）（列子黃帝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說苑敬慎篇）文見前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條下。

俞樾按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則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耳。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剛強者，是不知天道猶張弓也，故次之以天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古本

天道公平，人鮮能知，故取張弓之喻以明之。夫張弓者高則抑，下則舉，有餘者減，不足者補，取其相稱而已。

（增）（文子十守篇）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請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反天道也。蘇曰：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

有道者故能如此。蘇曰：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

道者无以辯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賢，能也。聖人法天之道，爲之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能於人也。儻爲之而恃功成而感，以見其能於人，豈天道也哉？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

柔弱勝剛強，天之道，舉下抑高，故次之以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而攻剛強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柔弱於道。」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者，就人之易見者而喻之，以申明柔弱之道也。夫兩剛相攻，二俱有損，而石剛也，水能穴之，石有損而水无損，是攻剛強者莫之能先於柔弱也，其无物可以變易之也。由此而推，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可知爾。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知而不行，爲情欲使之，皆好剛強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湧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王先馬，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正言爲反。

「聖人言」絕句。社稷者，古者建邦立國，左社右稷。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祈穀之所也。民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乃社稷之主也。祥者善也。受國之垢者，謂自行謙下柔弱也。受國不祥者，謂自稱孤寡不穀也。誠能如此，則是謂社稷之主，天下之王也。此舉聖人之言證前義也。夫謙下柔弱，本是法道而人以爲垢汙之行；孤寡不穀，本以喻一喻虛，而人以爲不祥之稱，故正言似與俗反也。蘇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

也。

（增）（淮南子道應訓）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甯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

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愛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以剛強治民，則有怨矣。故次之以和大怨。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爲政以德，則民自无怨。苟不以德而剛強多欲，取之不以度，使之不以時，則民怨。及其有禍亂大作，方且撫綏而和釋之，則亦必有餘怨矣。安可以爲善？不若无始之爲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求也。契之有左右者，取其符合而已。聖人執左契以合德，惟无私而已。初不欲過求於人也。又何用聚斂之徒哉？音辯云：古者削木爲契，右契所以責事，爲取契也；左契所以符合，蓋與契也。古者君臣一德，天下太平，君无可責於臣，而臣亦无可責於民也。安有怨乎？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晉辯云：司主也。徹去也。經典徹與撤通。符故臣之有德以化民者，聖人惟主於符合而已。臣之無德而害民者，聖人則主於去之。蓋契之無私而唯與有德者，法天道之無親而常與善人也。周子曰：『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蘇曰：天道無親，唯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唯合者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民無怨，而各安其安矣；故次之以小國寡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古本

老子前言治大國蒞天下之式，而此言小國者，謂王者有道，則國不在大。民不在多，誠能無欲，無爲，則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什伯之器，晉辯云：按西漢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儲備。顏師古註云：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爲什器，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

（增）（文字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

之器而勿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扶反，又也。上化清靜，民不輕死，何用遷移？乘舟輿者，多爲利名；既不知名利，則雖有而不乘。動甲兵者，莫非仇讎，既不致仇讎，則雖有而不陳也。上古結繩而治，今民既淳朴，則可使復結繩而用之。化底和平，則雖結繩亦不用矣。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古本

傳奕註「俗」字引鄭玄之說，謂土地所生習也。「業」字引賈逵云：業猶次也。爾雅云：業，事也，皆通。望音亡。○隨地所產，以食以服，甘之美之，不餒不凍，隨其風俗，務其業次，安之樂之，不治而不亂，鄰國雖甚近，而使民各安其安，自足其足，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焉有交爭之患？如是，則太古之風可以復見。蘇曰：內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

而不復求也。

(增)(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信言不美 章第八十一

民之各安其安，自足其足，端由上之有道之，故次之以信言不美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古本

信實之言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華飾，故不信。嘉善之言止於理，故不辯。辯口利辭亂於理，故不善。蘇曰：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俞有，既以與人，已俞多。古本
俞，平聲。註具第五章。○通於一則萬事畢，故博者未必知一也。聖人虛心應物，故無積。物有限而道無窮，故用之俞有俞多也。蘇曰：能一以貫之，則无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

也。聖人抱一而已，它无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限而已，无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之道，生育无窮，未嘗害物。聖人之道，爲而不恃，未嘗爭競。老子屢言无爲，而此言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者，蓋聖人純於道者也。其爲也，出於无爲，與天同也。故以是結下篇焉，亦收一經之旨也。蘇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爲徒，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完



清儒學案

平裝一冊定價六角

中國學術人人知道發源在先秦而清儒實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不明清儒統系實不能使中國學術應用于實際此書以清代大儒江藩師承記爲根據于清儒學術態度及統系十分明瞭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這部古文由淺入深專
選行文暢達說理詳明
寫情真摯的文章句句
用白話對註不用教師
可以自解



中紙四十冊定價二元八角
洋紙四十冊定價一元五角

詩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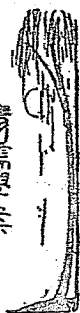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三冊定價二元

依社會性質分類 白話文對照加詳細註解與音解
解釋字義與舊時各項版本不同每篇題下註明本意
與漢宋各註家所見大有出入

詩經爲中國最古的民間文學亦爲最古的社會史料
許嘯天先生用銳利的眼
光說明當時民間的背景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清儒學案



平裝一冊定價六角

中國學術人人知道發源在先秦而清儒實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不明清儒統系實不能使中國學術應用于實際此書以清代大儒江藩師承記爲根據于清儒學術態度及統系十分明瞭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戰國策

▲每篇都有白話文的註
標和考證全用新式標點分段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光明發源於戰國我

們做了中國人

對於戰國時實

狀不可不盡心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研究盡力探討

尤其是讀書人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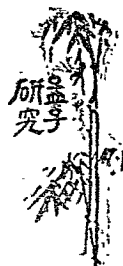


墨學參考

墨經在各子書中爲最切於實理更與西洋思想家之主義相脗合但經文深晦次序紊亂現在經許嘯天先生重新整理改定篇次用最淺近的白話註解最奧妙的古義考證一書是集孫詒讓梁啓超胡適之許嘯天耶擎霄諸先生對於墨學作學理上的討論文章匯成一書是讀墨經者唯一的參考書

精裝二冊定價二元四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孟子研究

平裝一冊定價六角

有人說孔子的思想太中庸了祇有孟子的思想可以救濟他孟子說民貴說性善都是我們現在政治社會切要解決的問題王治心先生的研究孟子處處給我們思想生活上一點活力又切近又深摯

上海四馬路中市羣學書社出版



經史百家雜抄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

鈔是吾人求國學的

津梁雜採經史百家

精要的文章有深奧

難懂的用白話解出

加新式標點分段



精裝三冊定價五元六角
平裝八冊定價四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胡林翼書札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胡林翼給朋友家屬的書札都勸人克己務實的話他注重人格的修養學問的實行實在是一班青年初涉世途最切要的教科書此外他的軍事智識又是句句切實合用是軍人的隨營讀物



哲學的研究所

哲學理論高深頭緒紛繁又
是我們人生日用一刻不能
離的精神生活如何可不加
以研究這書指示我們研究
哲學最粗淺的門徑愛研究
哲學的須先讀這部書

精裝一冊定價 九角

平裝一冊定價 五角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書社出版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平裝二冊定價九角

袁隨園的尺牘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
的價值今用新式標點分段白話對註出
來你們千萬不要專拿他當尺牘書看



曾國藩書札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平裝二冊定價九角

人無論新舊以修養人格爲第一要義曾國藩的
言論是最注重修養人格的

這部書是在曾國藩全集裏精心揀選出來的上
面的言論句句中理可以實行分學問事理家政
軍事四類

雪鴻軒尺牘

秋水軒尺牘



經許嘯天先生用白話註解又用語文
對譯加新式標點分段

合訂中紙一元二角 合訂洋紙八角

秋水軒尺牘單訂本中紙五角 洋紙三角

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九角

雪鴻軒尺牘單訂本中紙七角 洋紙五角

精裝一元九角 平裝一元五角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再版

老子集註（全一冊定價大洋七角）

著者 曹聚仁

發行者 沈繼先

印刷者 新國民印刷所

不許
照樣
翻印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奎記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羣學社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